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九)

施 耐 庵 著

胡 適 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九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水滸

第四十四回

『錦豹子』小徑逢戴宗

『病關索』長街遇石秀

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鬪李雲，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，不分勝敗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，叫道：『且不要鬪，都聽我說。』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『師父聽說，小弟多蒙錯愛，指教槍棒，非不感恩；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，今奉「及時雨」宋公明將令，着他來照管李大哥。爭被你拿了解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？見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這場手段。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，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殺了這些土兵。我們本待去得遠了，猜道師父回去不得，必來趕我。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師父，你是個精細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，又走了「黑旋風」，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？你若回去時，定吃官司，又無人來相救，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，入了夥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』李雲尋思了半晌，便道：『賢弟，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。』朱富

笑道：『師父，你如何不知山東「及時雨」大名，專一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？』李雲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『閃得我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只賣了我，又無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，只得隨你們去休。』李逵便笑道：『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說？』便和李雲剪拂了。這李雲不會娶老小，亦無家當，當下三人合作一處，來趕車子，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。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，於路無話。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，又迎着馬麟、鄭天壽，都相見了，說道：『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。今既見了，我兩個先去回報。』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。次日，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。朱貴向前，先引李雲拜見。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，說道：『此人是沂水縣都頭，姓李，名雲，綽號「青眼虎」。』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，說道：『這是舍弟朱富，綽號「笑面虎」。』都相見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給還了兩把板斧，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，因此殺了四虎。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，衆人大笑。晁宋二人笑道：『被你殺了四個猛虎，今日山寨裏又添得兩個活虎，正宜作慶。』衆多好漢大喜，便教殺羊宰馬，做筵席慶賀。兩個新到頭領，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。吳用道：『近來山寨十分興旺，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，皆是晁宋二兄之德，亦衆弟兄之福也。然是如此，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，替回石勇、侯健。朱富老小，

另撥一所房舍住居。目今山寨事業大了，非同舊日，可再設三處酒館，專一探聽吉凶事情，往來義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，可以報知如何進兵，好做準備。西山地面廣闊，可令童威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，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，令石勇也帶十來個火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。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，接應船隻，但有緩急軍情，飛捷報來。山前設置三座大關，專令杜遷總行守把，但有一應委差，不許調遣，早晚不得擅離。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開河道，整理苑子城垣，修築山前大路。他原是莊戶出身，修理久慣。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，支出納入，積萬累千，書算帳目。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，山上山下，三關把隘，許多行移關防文約，大小頭領號數。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、印信、牌面等項。令侯健管造衣袍、鎧甲、五方旗號等件。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、廳堂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。令宋萬、白勝去金沙灘下寨。令王矮虎、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。令穆春、朱富管收山寨錢糧。令呂方、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。令宋清專管筵宴。都分撥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話下。梁山泊自此無事，每日只是操練人馬，教演武藝。山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，赴水，船上廝殺，亦不在話下。忽一日，宋江與晁蓋、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：「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，只有公孫一清不見

回還。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參師，期約百日便回，今經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來。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，探聽他虛實下落，如何不來。」戴宗願往。宋江大喜，說道：「只有賢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」當日戴宗別了衆人，次早打扮做承局，下山去了。正是：

雖爲走卒，不佔軍班。一生常作異鄉人，兩腿欠他行路債。監司出入，皂花藤口掛宣牌；帥府行軍，黃色絹旗書令字。家居千里，日不移時；緊急軍情，時不過刻。早向山東餐黍米，晚來魏府吃鵝梨。

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蘄州來。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來，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。在路行了三日，來到沂水縣界，只聞人說道：「前日走了「黑旋風」傷了好多人，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，至今無獲處。」戴宗聽了冷笑。當日正行之次，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，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槍。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，便立住了脚，叫一聲：「神行太保！」戴宗聽得，回過臉來，定睛看時，見山坡下小徑邊，立着一個大漢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眉秀目疎，腰細膀闊。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：「壯士素不曾拜識，如何呼喚賤名？」那漢慌忙答道：「足下果是「神行太保。」」撇了槍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連忙扶住答禮，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」那漢道：「小弟姓楊，名林，祖貫彰德府人氏，多在綠林叢中。」

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「錦豹子」楊林。數月之前，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會，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，如此義氣，寫下一封書，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，只是不敢輕易擅進。公孫先生又說，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夥的人，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，喚做「神行太保」戴院長，日行八百里路。今見兄長行步非常，因此喚一聲看，不想果是仁兄，正是天幸，無心得遇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，杳無音信，今奉晁宋二公將令，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，尋取公孫勝還寨，不期卻遇足下。」楊林道：「小弟雖是彰德府人，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。倘若不棄，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。」戴宗道：「若得足下作伴，實是萬幸。尋得公孫先生見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。」楊林見說了，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結拜爲兄。戴宗收了甲馬，兩個緩緩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楊林置酒請戴宗，戴宗道：「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葷。」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。過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吃了早飯，收拾動身。楊林便問道：「兄長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走得？」只怕同行不得。」戴宗笑道：「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。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來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不然，你如何趕得我走？」楊林道：「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，比不得兄長神體。」

戴宗道：「不妨，我這法，諸人都帶得。作用了時，和我一般行；只是我自吃素，並無妨礙。」當時取兩個甲馬，替楊林縛在腿上，戴宗也只縛了兩個，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氣在上面，兩個輕輕地走了去，要緊要慢，都隨着戴宗行。兩個於路閑說些江湖上的事，雖只見緩緩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兩個行到巳牌時分，前面來到一個去處，四圍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驛路。楊林卻自認得，便對戴宗說道：「哥哥，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，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爲山勢秀麗，水遶峯環，以此喚做飲馬川。」兩個正來到山邊過，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，戰鼓亂鳴，走出一二百小嘍囉，攔住去路，當先擁着兩箇好漢，各挺一條朴刀，大喝道：「行人須住脚。你兩個是甚麼鳥人？那裏去的？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，饒你兩個性命！」楊林笑道：「哥哥，你看我結果那呆鳥。」撚着筆管槍搶將入去。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，走近前來看，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：「且不要動手，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？」楊林見了，卻纔認得。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。楊林請過戴宗說道：「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。」戴宗問道：「這兩個壯士是誰？如何認得賢弟？」楊林便道：「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，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，姓鄧，名飛。爲他雙睛紅赤，江湖上人都喚他做「火眼狻猊」。能使一

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，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。誰想今日卻在這裏相遇着。鄧飛便問道：「楊林哥哥，這位兄長是誰，必不是等閒人也。」楊林道：「我這仁兄，是梁山泊好漢中「神行太保」戴宗的便是。」鄧飛聽了道：「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」戴宗答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：「平日只聽得說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！」戴宗看那鄧飛時，生得如何，有詩爲證：

原是襄陽閑撲漢，

江湖飄蕩不思歸。

多淪人肉雙睛赤，

火眼狻猊是鄧飛。

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，戴宗又問道：「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」鄧飛道：「我這兄弟，姓孟，名康，祖貫是真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隻。原因押送「花石綱」，要造大船，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，把本官一時殺了，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長大白淨，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，起他一個綽號，叫他做「玉幡竿」孟康。」戴宗見說，大喜，看那孟康怎生模樣，有詩爲證：

能攀強弩衝頭陣，

善造艤艫越大江。

真州妙手樓缸匠，

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當時戴宗見了二人，心中甚喜，四籀好漢說話間，楊林問道：「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？」鄧飛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也有一年多了。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，姓裴，名宣，祖貫是京兆府人氏，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，極好刀筆；爲人忠直聰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處人都稱他「鐵面孔目」。亦會拈槍使棒，舞劍輪刀，智勇足備。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，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，從我這裏經過，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這裴宣使得好雙劍，讓他年長，見在山寨中爲主。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，相會片時。」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，請戴宗、楊林都上了馬，四騎馬望山寨來。行不多時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馬，裴宣已有人報知，連忙出寨，降階而接。戴宗、楊林看裴宣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面白肥胖，四平八穩，心中暗喜。有詩爲證：

問事時巧智心靈，

落筆處神號鬼哭。

心平恕毫髮無私，

稱裴宣鐵面孔目。

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，俱各講禮能，謙讓戴宗正面坐了，次是裴宣、楊林、鄧飛、孟康。

五簪好漢，賓主相待，坐定筵宴，當日大吹大擂飲酒。看官聽說，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，時節到來，天幸自然義聚相逢，有詩爲證：

豪傑遭逢信有因，

連環鈞鎖共相尋。

漢廷將相絲屠釣，

莫怪梁山錯用心。

當下衆人飲酒中間，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四方豪傑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仗義疏財，許多好處。衆頭領同心協力，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，中間宛子城，蓼兒洼，四下裏都是茫茫煙水，更有許多兵馬，何愁官兵來到。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。裴宣回道：『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，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，糧食草料不算，儻若仁兄不棄微賤時，引薦於大寨入夥，願聽號令效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』戴宗大喜道：『晁宋二公待人接物，並無異心，更得諸公相助，如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楊林去蘆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，那時一同扮做官軍，星夜前往。』衆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後山斷金亭上，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，端的好個飲馬川，但見：

一望茫茫野水，週迴隱隱青山；幾多老樹映殘霞，數片彩雲飄遠岫。荒田寂寞，應無稚子看牛；古

渡淒涼，那得奚人飲馬。只好強人安寨柵，偏宜好漢展旌旗。

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，喝采道：『好山好水，真乃秀麗，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？』鄧飛道：『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扎，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。』衆皆大笑。五籌好漢吃得大醉，裴宣起身舞劍助酒，戴宗稱讚不已。至晚，各自回寨內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，三位好漢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別，自回寨裏收拾行裝，整理動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，在路曉行夜住，早來到薊州城外，投個客店安歇了。楊林便道：『哥哥，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，必是山間林下，村落中住，不在城裏。』戴宗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二人先去城外，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，並無一個人曉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來，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，亦無一個認得。兩個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『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。』當日楊林卻入薊州城裏來尋他。兩個尋問老成人時，都道：『不認得，敢不是城中人。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。』

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，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，迎將一個人來。戴宗、楊林立在街上看時，前面兩個

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繒之物；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，兩眉入鬢，鳳眼朝天，淡黃面皮，細細有幾根髭鬚。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，姓楊，名雄，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續後一個新任知府，卻認得他，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，兼充古曹行刑劊子。因為他一身好武藝，面貌微黃，以此人都稱他做『病關索』楊雄。有一首臨江仙詞，單道着楊雄好處：

兩臂雕青鑄嫩玉，山環眼嵌玲瓏。鬢邊愛插翠芙蓉。背心書劊字，衫串染猩紅。問事應前逞手段，行刑刀利如風。微黃面色細眉濃。人稱『病關索』，好漢是楊雄。

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。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，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，正從戴宗，楊林面前迎將過來。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，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，爲頭的一個，叫做『踢殺羊』張保。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，帶着這幾個，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，卻有人懼怕他，因此不怯氣。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，帶了這幾個沒頭神，吃得半醉，卻好趕來要惹他。

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蓋，那張保撥開衆人，鑽過面前叫道：「節級拜揖。」楊雄道：「大哥來吃酒。」張保道：「我不要吃酒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」楊雄道：「雖是我認得大哥，不會錢財相交，如何問我借錢？」張保道：「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則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」楊雄應道：「這都是別人與我，做好看的，念麼是詐得百姓的？你來放刁，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。」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闕，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。楊雄叫道：「這廝們無禮。」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，被張保劈胸帶住，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宰子們各自迴避了。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氣，解拆不開。正鬧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，動彈不得。那大漢看了，路見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勸道：「你們因甚打這節級？」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：「你這打脊，餓不死，凍不殺的乞丐，敢來多管！」那大漢大怒，焦躁起來，將張保劈頭只一提，一交顛翻在地。那幾個幫閑的見了，卻待要來動手，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，都打的東倒西歪。楊雄方纔脫得身，把出本事來施展，動一對拳頭擯梭相似，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。張保見不是頭，爬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。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着，趕轉小巷去了。那大漢兀自不歇手，

在路口尋人廝打。戴宗、楊林看了，暗暗地喝采道：「端的是好漢，此乃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」真壯士也。」正是：

匣裏龍泉爭欲出，

只因世有不平人。

旁觀能辨非和是，

相助安知疎與親。

當時戴宗、楊林便向前邀住勸道：「好漢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罷休了。」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。楊林替他挑了柴擔，戴宗挽住那漢手，邀入酒店裏來。楊林放下柴擔，同到閣兒裏面。那大漢叉手道：「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我小人之禍。」戴宗道：「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，因見壯士仗義之事，只恐一時拳手太重，誤傷人命，特地做這個出場，請壯士酌三杯，到此相會結義則個。」那大漢道：「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，卻又蒙賜酒相待，實是不當。」楊林便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有何傷乎？且請坐。」戴宗相讓，那漢那裏肯僭上。戴宗、楊林一代坐了，那漢坐於對席。叫過酒保，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，把與酒保道：「不必來問，但有下飯，只願買來與我們吃了，一發總算。」酒保接了銀子去，一面鋪下菜蔬，菓品，按酒之類。三人飲過數杯，戴宗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那漢答道：「小人姓石，名秀，

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學得些槍棒在身，一生執意，路見不平，但要相助，人都呼小弟作「拚命三郎」。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還鄉不得，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。既蒙拜識，實以實告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，得遇壯士。如此豪傑，流落在此賣柴，怎能勾發跡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，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只會使些槍棒，別無甚本事，如何能勾發達快樂？」戴宗道：「這般時節，認不得真，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閉塞。小可一個薄識，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，如今論秤分金銀，換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個官人。」石秀歎口氣道：「小人便要去，也無門路可進。」戴宗道：「壯士若肯去時，小可當以相薦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兄弟姓楊，名林。」石秀道：「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「神行太保」，莫非正是足下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石秀做本錢。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謙讓，方纔收了，纔知道他是梁山泊「神行太保」。正欲訴說些心腹之話，投託入夥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。三個看時，卻是楊雄帶領着三十餘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趕入酒店裏來。戴宗、楊林見人多，吃了一驚，乘闌闕裏，兩個慌忙走了。

石秀起身迎住道：「節級那裏去來？」楊雄便道：「大哥，何處不尋你？卻在這裏飲酒！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氣力，救了我這場便宜。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，奪他包袱，卻撇了足下。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，都來相助，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，只尋足下不見。卻纔有人說道：「兩個客人，勸他去酒店裏吃酒，因此纔知得，特地尋將來。」石秀道：「卻纔是兩個外鄉客人，邀在這裏酌三杯，說些閒話，不知節級呼喚。」楊雄大喜，便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因何在此？」石秀答道：「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平生性直，路見不平，便要丟去捨命相護，以此都喚小人做「拚命三郎」。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。」楊雄看石秀時，好個壯士，生得上下相等。有首西江月詞，單道着石秀好處，但見：

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澆油。心雄膽大有機謀，到處逢人搭救。全仗一條桿棒，只憑兩個拳頭。掀天聲價滿皇州，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。

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：「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？」石秀道：「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，只道相鬧，以此去了。」楊雄道：「恁地時，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，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，吃了去，

明日卻得來相會。」衆人都吃了酒，自去散了。楊雄便道：「石秀三郎，你休見外。想你此間必無親眷，我

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？」石秀見說大喜，便說道：「不敢動問節級貴庚？」楊雄道：「我今年二

十九歲。」石秀道：「小弟今年二十八歲，就請節級坐，受小弟拜爲哥哥。」石秀拜了四拜。楊雄大喜，便

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，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。正飲酒之間，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，帶領了五

七個人，直尋到酒店裏來。楊雄見了，起身道：「泰山來做甚麼？」潘公道：「我聽得你和人厮打，特地尋

將來。」楊雄道：「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，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

我兄弟。」潘公叫：「好好，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。」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，每人三碗吃了去，便

叫潘公中間坐了，楊雄對席上首，石秀下首。三人坐下，酒保自來斟酒。潘公見了石秀，道：「這等英雄長大，心

中甚喜，便說道：「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，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，誰敢欺負他？」又問道：「叔叔原

曾做甚買賣道路？」石秀道：「先父原是操刀屠戶。」潘公道：「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？」石秀

笑道：「自小吃屠家飯，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？」潘公道：「老漢原是屠戶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，止

有這個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下這行衣飯。」三人酒至半酣，計算酒錢，石秀將這擔柴

也都准折了。三人取路回來，楊雄入得門，便叫：「大嫂，快來與這叔叔相見。」只見布簾裏面應道：「大哥，你有甚叔叔？」楊雄道：「你且休問，先出來相見。」布簾起處，走出那個婦人來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黑鬢鬢兒，細彎彎眉兒，光溜溜眼兒，香噴噴口兒，直隆隆鼻兒，紅乳乳腮兒，粉瑩瑩臉兒，輕嬌嬌身兒，玉纖纖手兒，一捻捻腰兒，軟膿膿肚兒，翹尖尖脚兒，花簇簇鞋兒，肉嫋嫋胸兒，白生生腿兒，更有一件窄湫湫，緊搗搗，紅鮮鮮，紫稠稠，正不知是甚麼東西，有詩爲證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

腰懸月鏟殺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

暗裏教君骨髓枯。

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小字喚做巧雲，先嫁了一個吏員，是薊州人，喚做王押司，兩年前身故了，方纔晚嫁得楊雄，未及一年夫妻。石秀見那婦人出來，慌忙向前施禮道：「嫂嫂請坐。」石秀便拜，那婦人道：「奴家年輕，如何敢受禮？」楊雄道：「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，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禮。」當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婦人還了兩禮，請入來裏面坐地，收拾一間空房，教叔叔安歇。話休絮煩。次日，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，分付家中道：「安排石秀衣服巾幘。」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，

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。

卻說戴宗，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，關闔裏兩個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，絕無人認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處，兩個商量了且回去。當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離了薊州，自投飲馬川來，和裴宣、鄧飛、孟康一行人馬，粉作官軍，星夜望梁山泊來。戴宗要見他功勞，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，山上自做慶賀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，自和石秀商量，要開屠宰作坊。潘公道：「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，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，那裏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，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，又好照管。」石秀見了，也喜端的便益。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，只央叔叔掌管帳目。石秀應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，水盆，砧頭，打磨了許多刀杖，整頓了肉案，打併了作坊，豬圈，起上十數個肥豬，選個吉日，開張肉舖。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，吃了一兩日酒，楊雄一家，得石秀開了店，都歡喜。自此無話。一向潘公、石秀，自做買賣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。時值秋殘冬到，石秀裏裏外外，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。石秀一日早起五更，出外縣買豬，三日了方回家來，只見鋪店不開，卻到家裏看時，肉店砧頭也都

收過了，刀仗家火亦藏過了。石秀是個精細的人，看在肚裏便省得了，自心中忖道：「常言：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』」哥哥自出外去當官，不管家事，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，以定背後有說話；又見我兩日不回，必有人搬口弄舌，想是疑心，不做買賣。我休等他言語出來，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。自古道：「那得長遠心的人？」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，卻去房中換了脚手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細細寫了一本清帳，從後面入來。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，請石秀坐定吃酒。潘公道：「叔叔遠出勞心，自趕豬來辛苦。」石秀道：「丈丈禮當。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。若上面有半點私心，天地誅滅。」潘公道：「叔叔何故出此言？並不會有個甚事。」石秀道：「少人離鄉五七年了，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，特地交還帳目。今晚辭了哥哥，明早便行。」潘公聽了，大笑起來道：「叔叔差矣。你且住，聽老漢說。」那老子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。有分教，報恩壯士提三尺，破戒沙門喪九泉。畢竟潘公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楊雄醉罵潘巧雲

石秀智殺裴如海

話說石秀回來，見收過店面，便要辭別出門，潘公道道：「叔叔且住，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。叔叔兩夜不曾回家，今日回來，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，叔叔已定心裏是不開店了，因此要去。休說恁地好買賣……便不開店時，也養叔叔在家。不瞞叔叔說，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，不幸沒了，今得二週年，做些功果與他，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。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，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。老漢年紀高大，熬不得夜，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。」石秀道：「既然丈人恁地說時，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。」潘公道：「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，只顧隨分且過。」當時吃了幾杯酒，并些素食，收過了杯盤。

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，鋪設壇場，擺放佛像，供器，鼓，鈸，鐘，磬，香花，燈燭，廚下一面安排齋食。楊雄到中牌時分，回家走一遭，分付石秀道：「賢弟，我今夜卻恨當牢，不得前來，凡事央你支持則個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放心自去，晚間兄弟替你料理。」楊雄去了，石秀自在門前照管。沒多時，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，揭起簾子入來。石秀看那和尚時，端的整齊，但見：

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，把麝香松子勻搽；一頂黃烘烘直裰初縫，使沉速梅檀香染。山根鞋履，是福州染到深青；九縷絲絛，係西地買來真紫。光溜溜一雙賊眼，只賤趁施主嬌娘；美甘甘滿口甜

言，專說誘喪家少婦。淫情發處，草庵中去覓尼姑；色膽動時，方丈內來尋行者。

那和尚入到裏面，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。石秀答禮道：「師父少坐。」隨背後一個道人，挑兩個盒子入來，石秀便叫：「丈人，有個師父在這裏。」潘公聽得，從裏面出來，那和尚便道：「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。」老子道：「便是開了這些店面，卻沒工夫出來。」那和尚便道：「押司週年，無甚罕物相送，些少掛麵，幾包京棗……」老子道：「阿也，甚麼道理，教師父壞鈔！」教叔叔收過了。石秀自搬入去，叫點茶出來，門前請和尚喫。

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，不敢十分穿重孝，只是淡粧輕抹，便問：「叔叔，誰送物事來？」石秀道：「一個和尚，叫丈丈做乾爺的送來。」那婦人便笑道：「是師兄海閣黎裴如海，一個老實的和尚。他便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，出家在報恩寺中。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，結拜我父做乾爺，長奴兩歲，因此上叫他做師兄。他法名叫做海公。」——叔叔，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，有這般好聲音。」石秀道：「原來恁地。」自肚裏已有些瞧科。

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，石秀卻背叉着手，隨後跟出來，布簾裏張看。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，那和

尙便起身向前來，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。那婦人便道：「甚麼道理，教師兄壞鈔！」和尚道：「賢妹，些少薄禮微物，不足掛齒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師兄何故這般說？出家人的物事，怎的消受得？」和尚道：「敝寺新造水陸堂，也要來請賢妹隨喜，只恐節級見怪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家下拙夫卻不恁地計較，老母死時，也曾許下血盆願心，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。」和尚道：「這是自家的事，如何恁地說？但是分付如海的事，小僧便去辦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師兄，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。」只見裏面嫵娘捧茶出來，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，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，雙手遞與和尚。那和尚一頭接茶，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，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。人道色膽如天，卻不防石秀在布簾裏張見。石秀自肚裏暗忖道：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」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，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，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。莫教撞在石秀手裏，敢替楊雄做個出場，也不見的。」

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着了，便揭起布簾，走將出來。那賊秃放下茶盞，便道：「大郎請坐。」這婦人便插口道：「這個叔叔，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。」那和尚虛心冷氣，動問道：「大郎貴鄉何處？高姓大名？」石秀道：「我姓石，名秀，金陵人氏。因為只好閒管，替人出力，以此叫做「拚命三郎」。我是個粗鹵

漢子，禮數不到，和尚休怪！」裴如海道：「不敢不敢，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。」楓躍出門去了。那婦人道：「師兄早來些個。」那和尚應道：「便來了。」婦人送了和尚出門，自入裏面來了。石秀卻在門前低了頭，只顧尋思。看官聽說，原來但凡世上的人，惟有和尚色情最緊，爲何說這句話，且如俗人出家人，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，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？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、鄧小閒，惟有和尚家第一閒。一日三餐，喫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，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，又無俗事所煩，房裏好牀好鋪睡着，沒得尋思，只是想着此一件事。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，雖然十相俱足，一日有多少閒事惱心，夜間又被錢物掛念，到三更二更纔睡，總有嬌妻美妾，同牀共枕，那得情趣。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，一日價辛辛苦苦掙扎，早晨不到晚，起的是五更，睡的是半夜。到晚來，未上牀，先去摸一摸米甕看，到底沒顆米，明日又無錢，總然妻子有些顏色，也無些甚麼意興。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閒靜，專一理會這等勾當。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，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，因此蘇東坡學士道：「不禿不毒，不毒不禿，轉禿轉毒，轉毒轉禿。」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，道是：

一個字便是僧，
兩個字是和尙，
三個字鬼樂官，
四字色中餓鬼。

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，又且去支持管待。不多時，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。少刻，海閣黎打須衆僧卻來赴道場，潘公、石秀接着，相待茶湯日罷，持劫鼓，飯歌詠讚揚。只見海閣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閣黎，播動鈴杵，發牒請佛，獻齋讚供諸大護法，監壇主盟，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。只見那婦人喬素梳粧，來到法壇上，執着手爐，拈香禮佛。那海閣黎越送精神，搖着鈴杵，念動真言。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，都七顛八倒起來。但見：

班首輕狂念佛號，不知顛倒；閣黎沒亂誦真言，豈顧高低。燒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燭頭陀，錯拿香盒。宣名表白，大宋國稱做大唐；懺罪通陳，王押司念爲押禁。動鏡的望空便撇，打鈸的落地不知。敲鈸子的，軟做一團；擊響磬的，酥做一塊。滿堂喧闐，遠席縱橫。藏主心忙，擊鼓錯敲徒弟手；維那眼亂，磬鏈打破老僧頭。十年苦行一時休，萬個金剛降不住。

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，自不覺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，捨不定心猿意馬，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。石秀卻在側邊看了，也自冷笑道：「似此有甚功德，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。」少間，證盟已了，請衆和尚就裏面喫齋。海閣黎卻在衆僧背後，轉過頭來，看着那婦人嘻

嘻的笑，那婆娘也掩着口笑。兩個都眉來眼去，以目送情。石秀都看在眼裏，自有五分來不滿意。衆僧都坐了喫齋，先飲了幾杯素酒，搬出齋來，都下了齋錢。潘公道：『衆師父飽齋則個。』少刻，衆僧齋罷，都起身行食去了。轉過一遭，再入道場。石秀心中好生不滿意，只推肚疼，自去睡在板壁後了。

那婦人一點情動，那裏顧的防備人看見，便自去支持衆僧，又打了一回鼓鉦動事，把些茶食菓品煎點。海閣黎着衆僧用心看經，請天王拜懺，設浴召亡，參禮三寶。追薦到三更時分，衆僧困倦，這海閣黎越逞精神，高聲看誦。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，慾火熾盛，不覺情動，便教姪孃請海和尚說話。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。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：『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，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，不要忘了。』和尚道：『小僧記得。只說要還願，也還了好。』和尚又道：『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。』婦人應道：『這個保他則甚，又不是親骨肉。』海閣黎道：『恁地小僧卻纔放心。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。』兩個又戲笑了一回，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。不想石秀卻在板壁後假睡，正張得着，都看在肚裏了。當夜五更道場滿散，送佛化紙已了，衆僧作謝回去，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。石秀卻自尋思了氣道：『哥哥恁的豪傑，卻恨撞了這個淫婦。』忍了一肚皮烏氣，自去作坊裏睡了。

次日，楊雄回家，俱各不提。飯後楊雄又出去了。只見海閣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，逕到潘公家來。那婦人聽得是和尙來了，慌忙下樓，出來接着，邀入裏面坐地，便叫點茶來。那婦人謝道：「夜來多教師兄勞神，功德錢未曾拜納。」海閣黎道：「不足掛齒。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，特稟知賢妹；要還時，小僧寺裏現在念經，只要都疏一道就是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好。」便叫姪孃請父親出來商量。潘公便出來謝道：「老漢打熬不得，夜來甚是有失陪侍；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，無人管待，卻是休怪休怪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乾爺正當自在。」那婦人便道：「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願，師兄說道，明日寺中做好事，就附答還了。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，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，只要證明懺疏，也是了當一頭事。」潘公道：「也好，明日只怕買賣緊，櫃上無人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，卻怕怎的？」潘公道：「我兒出口爲願，明日只得要去。」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，與和尚去。『有勞師兄，莫責輕微，明日准來上剎討素麵喫。』海閣黎道：「謹候拈香。」收了銀子，便起身謝道：「多承佈施，小僧將去分俵衆僧，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。」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。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，起來宰豬趕趁。詩曰：

古來佛殿有奇逢，

偷約歡期情倍濃。

也學裴航勤玉杵，

巧雲移處鵲橋通。

卻說楊雄常晚回來安歇，婦人待他喫了晚飯，洗了脚手，卻教潘公對楊雄說道：「我的阿婆臨死時，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，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酬了使回，說與你知道。」楊雄道：「大嫂，你便自說與我何妨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對你說，又怕你嗔怪，因此不敢與你說。」當晚無話，各自歇了。

次日五更，楊雄起來，自去畫卯，承應官府；石秀起來，自理會做買賣。只見那婦人起來，濃粧艷飾，打扮得十分濟楚，包了香盒，買了紙燭，討了一乘轎子。石秀自一早晨顧買賣，也不來管他。飯罷，把姪娘迎兒也打扮了。已牌時候，潘公換了一身衣裳，來對石秀道：「小弟和煩叔叔照管門前，老漢和拙女同去這些願心便回。」石秀笑道：「小人自當照管；丈丈但照管嫂嫂，多燒些好香早早來。」石秀自肚裏已知了。

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，一遙望報恩寺裏來。古人有篇偈子說得好，道是：

朝看釋伽經，

暮念華嚴咒。

種瓜還得瓜，

種豆還得豆。

經咒本慈悲，

冤結如何救？

照見本來心，

方便多竟究。

心地若無私，

何用求天祐？

地獄與天堂，

作者還自受。

這篇言語，古人留下，單說善惡報應，如影隨形，既修六度萬緣，當守三歸五戒。叵耐緇流之輩，專爲狗彘之行，辱莫前修，遺謗後世。卻說海閣黎這賊禿，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，只喫楊雄固滯礙眼，因此不能勾上手。自從和這婦人結識起，只是眉來眼去送情，未見真實的事。因這一夜道場裏，纔是都十只河意期日約定了。那賊禿度僧儒劍，整頓精神，先在山門下伺候，看見轎子到來，喜不自勝，向前迎接。潘公道：「甚是有勞和尚。」那婦人下轎來謝道：「多多有勞師兄。」海閣來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，從五更起來誦經，到如今未曾住歇，只等賢妹來證盟，卻是多有功德。」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，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，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，那婦人都道了萬福，參禮了三寶，海閣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證盟懺悔。通罷疏頭，便化了紙，請衆僧自去喫齋，着徒弟陪侍。海和尚卻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。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裏深處，預先都準備下了，叫聲師

哥拿茶來，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，白雪錠器盞內，硃紅托子，絕細好茶。喫罷，放下盞子，請賢妹裏面坐。一坐，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，琴光黑漆春臺，排幾幅名人書畫，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。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，和尚對席，迎兒立在側邊。那婦人道：『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，清幽靜樂。』海闍黎道：『妹子休笑話，怎生比得貴宅上？』潘公道：『生受了師兄一日，我們回去。』那和尚那裏肯，便道：『難得乾爺在此，又不是外人，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，如何不喫筋麵了去？師哥快搬來！』說言未了，卻早托兩盤進來，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果子，異樣菜蔬，并諸般素饌之物，擺滿春臺。那婦人便道：『師兄何必治酒，反來打攪。』和尚笑道：『不成禮數，微表薄情而已。』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。和尚道：『乾爺多時不來，試嘗這酒。』老兒飲罷道：『好酒，端的味重。』和尚道：『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，做了三五石米，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喫。』老兒道：『甚麼道理……』和尚又勸道：『無物相酬賢妹娘子，胡亂告飲一杯。』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，迎兒也喫勸了幾杯。那婦人道：『酒住，喫不去了。』和尚道：『難得賢妹到此，再告飲幾杯。』潘公叫轎夫入來，各人與他一杯酒喫。和尚道：『乾爺不必記掛，小僧都分付了。已着道人邀在外面，自有坐處喫酒。隨乾爺放心，且請開懷自飲幾杯。』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，

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，潘公喫，不過多喫了兩杯，當不住醉了。和尚道：『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。』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，把這老兒攙在一個冷淨房裏去睡了。這裏和尚自勸道：『娘子開懷再飲幾杯。』那婦人一者有心，二者酒入情懷，自古道：酒亂性，色迷人。那婦人三杯酒落肚，便覺有些朦朧朧上來，口裏嚮道：『師兄，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？』和尚扯着口嘻嘻的，笑道：『只是敬重娘子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喫不得了。』和尚道：『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我正要去看佛牙則個。』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，引到一處樓上，卻是海閣黎的臥房，鋪設得十分整齊。那婦人看了，先自五分歡喜，便道：『你端的好個臥房，乾乾淨淨。』和尚笑道：『只是少一個娘子。』那婦人也笑道：『你便討一個不得？』和尚道：『那裏得這般施主。』婦人道：『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。』和尚道：『你叫迎兒下去了，我便取出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迎兒，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。』迎兒自下的樓來，去看潘公，和尚把樓門關上。那婦人道：『師兄，你關我在這裏怎的？』這賊禿淫心蕩漾，向前摟住那婦人，說道：『我把娘子十分愛慕，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，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，作成小僧則個。』那婦人又道：『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，你卻要騙我，倘若他得知，卻不饒你。』和尚跪下道：『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。』

那婦人張着手說道：「和尚家倒會纏人，我老大耳刮子打你。」和尚嘻嘻的笑着，說道：「任從娘子打，只怕娘子閃了手。」那婦人淫心也動，便摟起和尚道：「我終不成當真打你？」和尚便抱住這婦人，同牀前卸衣解帶，共枕歡娛。正是：

不顧如來法教，難遵佛祖遺言。一個色膽歪邪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個淫心蕩漾，從他長老埋冤。這
個氣喘聲嘶，卻似牛齣柳影；那個言語嬌澀，渾如鶯囀花間。一個耳邊訴雲意雨情，一個枕上說
山盟海誓。閨黎房裏，翻爲快活道場；報恩寺中，真是極樂世界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一朝傾在巧雲
中。

從古及今，先人留下兩句言語，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裏蛀蟲。鐵最實沒縫的，也要鑽進去，凡俗人家，
豈可惹他。自古詩一首子道：

色中餓鬼獸中狻，

弄假成真說祖風。

此物只可林下看，

豈堪引入畫堂中。

當時兩個雲雨纒罷，那賊秃摟住這婦人說道：「你既有心於我，我身死而無怨。只是今日雖然虧

你作成了我，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，不能勾終夜歡娛，久後必然害殺小僧。」那婦人便道：「你且不要慌，我已尋思一條計較。我的老公，一個月倒有二十來日常牢上宿，我自買了迎兒，教他每日在後門裏伺候。若是夜晚，老公不在家時，便掇一個香桌兒出來，燒夜香爲號，你便放心焦來。若怕五更睡着了，不知省覺，卻那裏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，買他來後門頭，大敲木魚，高聲叫佛，便好出去。若買得這等一個時，一者得他外面策望，二乃不叫你失了曉。」和尚聽了這話，大喜道：「妙哉！你只顧如此行，我這裏自有個頭陀胡道人，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不敢留戀來久，恐這厮們疑忌，我快回去是得，你只不要誤約事。」婦人連忙再整雲鬢，重勻粉面，開了樓門，便下樓來，教迎兒叫起潘公，慌忙便出僧房來。轎夫喫了酒麵，已在寺門前伺候。海闍黎直送那婦人出山門外，那婦人作別了上轎，自和潘公迎兒歸家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。本房原有個胡道人，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，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，每日只是起五更來，敲木魚報曉，勸人念佛；天明時，收掠齋飯。海和尚喚他來房中，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，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。胡道起身說道：「弟子無功，怎敢受祿？屢承師父的恩惠。」海闍黎

道：「我自着你是個志誠的人。我早晚出些錢，貼買道度牒，剃你爲徒。這些銀子，權且將去，買些衣服穿着。」原來這海闍黎從前時便是教師哥，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喫，已下又帶挈他去念經，得些齋牘錢。胡道感恩不淺，尙未報他。『今日又與我銀兩，必有用我處，何必等他開口？』胡道便道：『師父有事，若用小道處，卽當向前。』海闍黎道：『胡道，你旣如此好心，有件事不瞞你，所有潘公的女兒，要和我來往，約定後門口擺設香桌兒在外時，便是教我來。我也難去那裏覓，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，我纔好去；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，可就來那裏後門頭，看沒人，便把木魚大敲報曉，高聲叫佛，我便好出來。』胡道便道：『這個有何難哉！』當時應允了。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，只見迎兒出來說道：『你這道人，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，卻在後門裏來？』那胡道便念起佛來，裏面這婦人聽得了，已自瞧科，便出來後門問道：『你這道人，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？』胡道應道：『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，教人省睡，晚間宜燒些香，教人積福。』那婦人聽了大喜，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佈施他。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身，便對那婦人說道：『小道便是海闍黎心腹之人，特地使我前來探路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已知道了。今夜晚間，你可來看，如有香桌兒在外，你可便報與他則個。』胡道把頭來點着，迎兒就將銅錢來，

與胡道去了。那婦人來到樓上，卻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。自古道：『人家女使，謂之奴才。』但得須些小更宜，如何不隨順了，天大之事，也都做了。因此人家婦人女使，可用而不可信，卻又少他不得。有詩爲證：

送暖偷寒起禍胎，
壞家端的是奴才。

請看當日紅娘事，

卻把鴛鴦哄出來。

卻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，未到晚，先來取了鋪蓋去，自監裏上宿。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，巴不到晚，自去安排了香桌兒，黃昏時撥在後門外，那婦人卻閃在傍邊伺候。初更左側，一個人戴頂頭巾，閃將入來，迎兒問道：『是誰？』那人不答應，便除下頭巾，露出光頂來。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，輕輕地罵一聲：『賊禿，倒好見識。』兩個厮摟厮抱着上樓去了。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，關上了後門，也自去睡了。他兩個當夜如膠似漆，如糖似蜜，如酥似髓，如魚似水，快活淫戲了一夜。自古道：『莫說歡娛嫌夜短，只要金雞報曉遲。』兩個正好睡哩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，高聲念佛，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。海閣黎披衣起來道：『我去也，今晚再相會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，你便不可負約；如無香桌兒在後門，你便切不可來。』和尚下牀，依前戴上頭巾，迎兒開了後門，放他去了。自此爲始，但是楊雄出

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。只有這個老兒，未晚先自要睡；迎兒這個丫頭，已自做一路了；只要瞞着石秀一個。那婦人淫心起來，那裏管顧。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，兩個一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。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，便離寺來。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脚，放他出入，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。自此往來，將近一月有餘。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。

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，自在坊裏歇宿，常有這件事掛心，每日委決不下，卻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。每日五更睡覺，不時跳將起來，料度這件事。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，高聲叫佛。石秀是個乖覺的人，早聽了八分，冷地裏思量道：「這條巷是條死巷，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？事有可疑。」——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，五更時分，石秀正睡不着，只聽得木魚敲響，頭陀直敲入巷裏來，到後門口高聲叫道：「普度衆生，救苦救難，諸佛菩薩。」石秀聽得叫的蹺蹺，便跳將起來，去門縫裏張時，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，從黑影裏閃將出來，和頭陀去了，隨後便是迎兒來關門。石秀見了自說道：「哥哥如此豪傑，卻恨討了這個淫婦，倒被這婆娘瞞過了，做成這等勾當。」巴得天明，把豬出去門前挑了，賣個早市。飯罷，討了一遭賒錢，日中前後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。卻好行至州橋邊，正迎見楊雄，楊

雄便問道：「兄弟，那裏去來？」石秀道：「因討賒錢，就來尋哥哥。」楊雄道：「我常爲官事忙，並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，且來這裏坐一坐。」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，揀一處僻淨閣兒裏，兩個坐下，叫酒保取瓶好酒來，安排盤饌，海鮮，案酒。二人飲過三杯，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，楊雄是個性急的人，便問道：「兄弟心中有些不樂，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？」石秀道：「家中也無有甚話。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，有句話敢說麼？」楊雄道：「兄弟何故今日見外？有的話，但說不妨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每日出來，只顧承當官府，卻不知背後之事。這個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我眼裏多遍了，且未敢說。今日見得仔細，忍不住來尋哥哥，直言休怪。」楊雄道：「我自無背後眼，你且說是誰？」石秀道：「前者家裏做道場，請那個賊禿海闍黎來，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，兄弟都看見。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，兩個都帶酒歸來。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，那厮敲得作怪。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，看見果然是這賊禿，戴頂頭巾，從家裏出去。似這等淫婦，要他何用？」楊雄聽了大怒道：「這賤人怎敢如此！」石秀道：「哥哥且息怒。今晚都不要提，只和每日一般；明日只推做上宿，三更後卻再來敲門，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，兄弟一把拿來，從哥哥發落。」楊雄道：「兄弟見得是。」石

秀又分付道：「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。」楊雄道：「我明日約你便是。」兩個再飲了幾杯，算還了酒錢，一同下樓來，出得酒肆，各散了。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：「那裏不尋節級？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，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，快走，快走。」楊雄便分付石秀道：「本官喚我，只得去應答，兄弟，你先回家去。」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，收拾了店面，自去作坊裏歇息。

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，使了幾回棒，知府看了大喜，叫取酒來，一連賞了十大賞鍾。楊雄喫了，都各散了，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。至晚，喫得大醉，扶將歸來。詩曰：

會聞酒色氣相連，

浪子酣尋花柳眠。

只有英雄心裏事，

醉中觸憤不能調。

那婦人見丈夫醉了，謝了衆人，卻自和迎兒攪上樓梯去，明晃晃地點着燈燭。楊雄坐在牀上，迎兒去脫鞵鞋，婦人與他除頭巾，解巾幘。楊雄看了那婦人，一時驀上心來——自古道：「醉是醒時言。」——指着那婦人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賊妮子，好歹是我結果了你。」那婦人喫了一驚，不敢回話，且伏侍楊雄睡了。楊雄一頭上牀睡，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腌臢潑婦，那厮敢大蟲口裏倒涎。我手裏不

到得輕輕地放了你。」那婦人那裏敢喘氣，直待楊雄睡着。

看看到五更，楊雄酒醒了，討水喫，那婦人便起盃碗水，遞與楊雄喫了，桌上殘燈尙明。楊雄喫了水，便問道：「大嫂，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喫得爛醉了，只怕你要吐，那裏敢脫衣裳，只在脚後倒了一夜。」楊雄道：「我不會說甚言語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往常酒性好，但喫醉了便睡，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。」楊雄又問道：「石秀兄弟，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，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。」那婦人也不應，自坐在踏牀上，眼淚汪汪，口裏歎氣。楊雄又說道：「大嫂，我夜來醉了，又不曾惱你，做甚麼了煩惱。」那婦人掩着淚眼，只不應。楊雄連問了幾聲，那婦人掩着臉假哭。楊雄就踏牀上扯起那婦人在牀上，務要問他爲何煩惱。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面口裏說道：「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，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，誰想半路相拋！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，卻又是好漢，誰想你不與我做主！」楊雄道：「又作怪，誰敢欺負你，我不做主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本待不說，卻又怕你着他道兒，欲待說來，又怕你忍氣。」楊雄聽了，便道：「你且說怎麼地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說與你，你不要氣苦。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，初時也好，向後看看放出刺來，見你不歸時，時常看了我說道：『哥哥今日又不來，嫂嫂自睡也好冷落。』」

我只不保他，不是一日了。——這個且休說。昨日早晨，我在廚房洗頸項，這厮從後走出來，看見沒人，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：「嫂嫂，你有孕也無？」被我打脫了手。本待要聲張起來，又怕鄰舍得知笑話，裝你的說子，巴得你歸來，卻又濫泥也似醉了，又不敢說。我恨不得喫了他，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？」正是：

淫婦從來多巧言，

丈夫耳軟易爲昏。

自今石秀前門出，

好放閹黎進後門。

楊雄聽了，心中火起，便罵道：「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，說得個沒巴鼻。眼見得那厮慌了，便先來說破，使個見識。」口裏恨恨地道：「他又不是我親兄弟，趕了出去罷。」

楊雄到天明，下樓來對潘公說道：「宰了的牲口，醃了罷，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。」一霎時，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。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，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。石秀是個乖覺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，笑道：「是了。因楊雄醉後出言，走透了消息，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，攬定是反說我無禮。他教

丈夫收了肉店，我若便和他分辯，教楊雄出醜。我且退一步了，卻別作計較。」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。楊雄怕他羞恥，也自去了。石秀提了包裹，跨了解腕尖刀，來辭潘公道：「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，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，小人告回，眼目已自明明白白，並無分文來去。如有毫釐昧心，天誅地滅。」潘公被女婿分付了，也不敢留他，有詩爲證：

枕邊言易聽，

背後眼難開。

直道驅將去，

姦邪漏進來。

石秀相辭了，卻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，賃了一間房住下。石秀卻自尋思道：「楊雄與我結義……我若不明白得此事，枉送了他的性命。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，心中怪我，我也分別不得，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。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，起個四更，便見分曉。」在店裏住了兩日，卻去楊雄門前探聽。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，石秀道：「今晚必然當牢，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。」

當晚回店裏，睡到四更起來，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，悄悄地開了店門，徑覓到楊雄後門頭巷內，伏在黑影裏張時，卻好交五更時候，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，來巷口探頭探腦。石秀一閃，閃在頭陀背

後，一隻手扯住頭陀，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圍着，低聲喝道：「你不要掙扎。若高則聲，便殺了你。你只好實說，海和尚叫你來怎地？」那頭陀道：「好漢，你饒我便說。」石秀道：「你快說，我不殺你。」頭陀道：「海閣黎和潘公女兒有染，每夜來往，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，喚他入鉢；五更裏卻教我來敲木魚叫佛，喚他出鉢。」石秀道：「他如今在那裏？」頭陀道：「他還在他家裏睡着。我如今敲得木魚響，他便出來。」石秀道：「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。」頭陀身上剝了衣服，奪了木魚。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，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，殺倒在地。頭陀已死了，石秀卻穿上直裰，護膝，一邊插了尖刀，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。海閣黎在牀上，卻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，連忙起來，披衣下樓。迎兒先來開門，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。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，那和尚悄悄喝道：「只顧敲甚麼！」石秀也不應他，讓他走到巷口，一交放翻，按住喝道：「不要高則聲！高聲，便殺了你。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。」海閣黎知道是石秀，那裏敢掙扎則聲。被石秀都剝了衣裳，赤條條不着一絲，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，三四刀擱死了。卻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，將了兩個衣服，捲做一捆包了，再回客店裏，輕輕地開了門進去，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，不在話下。卻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，其日早挑着擔糕粥，點着個燈籠，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

早市。正來到死屍邊過，卻被絆一交，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，只見小猴子叫道：「苦也！一個和尚醉倒在這裏。」老子摸得起來，摸了兩手血跡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幾家鄰舍聽得，都開了門出來，把火照時，只見遍地都是血粥，兩個屍首，攏在地上。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，要去官司陳告。正是禍從天降，災向地生。畢竟王公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『病關索』大鬧翠屏山

『拚命三』火燒祝家店

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，直到薊州府裏首告。知府卻纔陞廳，一行人跪下告道：「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，潑翻在地下，看時，卻有兩個死屍在地下：一個是和尙，一個是頭陀，俱各身上無一絲，頭陀身邊有刀一把。」老子告道：「老漢每日常賣糕糜營生，只是五更出來趕趁。今朝起得早了些個，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，不看下面，一交絆翻，碗碟都打碎了，只見兩個死屍血淥淥的在地上，一時失驚，叫起來，倒被鄰舍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鏡可憐見辯察。」知府隨即取了供詞，行下公文，委當方里甲，帶了作作公

人，押了鄰舍，王公一千人等，下來檢驗屍首，明白回報。衆人登場看檢已了，回州稟復知府：「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裴如海，傍邊頭陀，係是寺後胡道。和尚不穿一絲，身上三四道搨傷致命方死；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，只見項上有勒死痕傷一道，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，懼罪自行勒死。」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，俱各不知情由，知府也沒個決斷，當案孔目稟道：「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，必是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殺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鄰舍都教召保聽候，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卽備棺木盛殮，放在別處，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。」知府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隨卽發落了一千人等，不在話下。

蘄州城裏有些好事的子弟，做成一調兒，道是：

叵耐秃囚無狀，做事直恁狂蕩，暗約嬌娥，要爲夫婦，永同鴛帳。怎禁貫惡滿盆，玷辱諸多和尚，血泊內橫屍里巷。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，立雪齊腰，投巖喂虎，全不想祖師經上。目蓮救母生天，這賊秃爲婆娘身喪。

後來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，拿起筆來，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，教唱道：

淫行沙門招殺報，暗中不爽分毫。頭陀屍首亦蹊蹺，一絲真不掛，立地喫屠刀。大和尚此時精

血喪，小和尚昨夜風騷。空門裏刎頸見相交，拚死爭同穴，殘生送兩條。

這件事，滿城都講動了。那婦人也驚得呆了，自不敢說，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。

楊雄在薊州府裏，有人告道，殺死和尚頭陀，心裏早瞧了七八分，尋思：「此一事，准是石秀做出來的。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，我今日閒些，且去尋他，問他個真實。」正走過州橋前來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哥哥，那裏去？」楊雄回過頭來，見是石秀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正沒尋你處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且來我下處，和你說話。」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兄弟不說謊麼？」楊雄道：「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時愚蠢，不是了，酒後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瞞過了，怪兄弟相鬧不得。我今特來尋賢弟，負荆請罪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，弟兄雖是個不才小人，卻是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如何肯做這等之事？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，因此來尋哥哥，有表記教哥哥看。將過和尚頭陀的衣裳，盡剝在此。」楊雄看了，心頭火起，便道：「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，出這口惡氣。」石秀笑道：「你又來了。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，如何殺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說時，卻不錯殺了人。」楊雄道：「似此怎生罷休得？」石秀道：「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，教你做個好男子。」楊雄道：「賢弟，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

子。石秀道：「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靜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說道，我多時不曾燒香，我今來和大嫂同去，把那婦人賺將出來，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。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，當頭對面，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，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，棄了這婦人，卻不是上着？」楊雄道：「兄弟，何必說得，你身上清潔，我已知了，都是那婦人誑說。」石秀道：「不然，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。」楊雄道：「既然兄弟如此高見，必然不差，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，你卻休要誤了。」石秀道：「小弟不來時，所言俱是虛謬。」

楊雄當下別了石秀，離了客店，且去府裏辦事，至晚回來，並不提起，亦不說甚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次日天明起來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，說有舊願不曾還得，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，未曾還得，今日我閒些，要去還了，須和你同去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便自去還了罷，要我去何用？」楊雄道：「這願心卻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，必須要和你同去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恁地，我們早喫些素飯，燒湯沐浴了去。」楊雄道：「我去買香紙，顧轎子，你便洗浴了，梳頭插帶了等我，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。」楊雄又來客店裏，相約石秀飯罷便來，兄弟休誤。石秀道：「哥哥，你若擡得來時，只教在半山裏下

了轎，你三個步行上來，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，不要帶閒人上來。」

楊雄約了石秀，買了紙燭，歸來喫了早飯。那婦人不知此事，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，迎兒也插帶了，轎夫扛轎子，早在門前伺候。楊雄道：「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。」潘公道：「多燒香，早去早回。」

那婦人上了轎子，迎兒跟着，楊雄也隨在後面。出得東門來，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：「與我擡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還你些轎錢。」不到兩個時辰，早來到翠屏山上。原來這座翠屏山，卻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亂墳，上面一望，盡是青草白楊，並無菴舍寺院。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，叫轎夫歇下轎子，後去忽簾，拾起轎簾，叫那婦人出轎來。婦人問道：「卻怎地來這山裏？」楊雄道：「你只顧且上去。轎夫只在這裏等候，不要來，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。」轎夫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小人只在此間伺候便了。」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，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，只見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婦人道：「香紙如何不將來？」楊雄道：「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。」把婦人一引，引到一處古墓裏，石秀便把包裹，腰刀，桿棒，都放在樹根前，來道：「嫂嫂拜揖。」那婦人連忙應道：「叔叔怎地也在這裏？」一頭說，一面肚裏喫了一驚。石秀道：「在此專等多時。」楊雄道：「你前日對我說道：「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，又將手摸着

你胸前，問你有孕也未。」今日這裏無人，你兩個對的明白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哎呀，過了的事，只顧說甚麼？」石秀睜着眼來道：「嫂嫂，你怎麼說？這須不是閒話，正要哥哥面前對個明白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，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？」石秀道：「嫂嫂，你休要硬諍，教你看個證見。」便去包裹裏取出海閣黎並頭陀的衣服來，撒放地下道：「你認得麼？」那婦人看了，飛紅了臉，無言可對。石秀驕地掣出腰刀，便與楊雄說道：「此事只問迎兒，便知端的。」

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，喝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快好好實說：怎地在和尚房裏入姦，怎生約會把香桌兒爲號，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。實對我說，饒你這條性命；但瞞了一句，先把你剝做肉泥。」迎兒叫道：「官人，不干我事，不要殺我，我說與你。卻把僧房中喫酒，上樓看佛牙，趕他下樓來看潘公酒醒。說起兩個背地裏約下，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，叫我取銅錢佈施與他，娘子和他的約定；但是官人常牢上宿，要我撥香桌兒放在後門外，便是暗號。頭陀來看了，卻去報知和尚。當晚海閣黎扮做俗人，帶頂頭巾入來，五更裏只聽那頭陀來敲木魚響，高聲念佛爲號，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。但是和尚來時，瞞我不得，只得對我說了。娘子許我一副釧鐲，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隨順了。似此往來，通有數十遭，後來便喫殺了。又

與我幾件首飾，教我對官人說，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。——這個我眼裏不曾見，因此不敢說。只此是實，並無虛謬。」

迎兒說罷，石秀便道：「哥哥得知麼？這般言語，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。請哥哥卻問嫂嫂備細緣由。」

楊雄揪過那婦人來，喝道：「賊賤人，丫頭已都招了，使你一些兒休賴，再把實情對我說了，饒了這賤人一條性命。」那婦人說道：「我的不是了。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，饒恕了我這一遍。」石秀道：「哥哥含糊不得，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備細緣由。」楊雄喝道：「賤人，你快說！」

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從做道場夜裏說起，直至往來，一一都說了。石秀道：「你卻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前日他醉了罵我，我見他罵得蹺蹊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，說與他。到五更裏，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，我卻把這段話來支吾，實是叔叔並不曾恁地。」

石秀道：「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，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」

楊雄道：「兄弟，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，剝了衣裳，我親自伏侍他。」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

飾衣服都剝了，楊雄割兩條裙帶來，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。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，遞過刀來說道：『哥哥，這個小賤人，留他做甚麼？一發斬草除根。』楊雄應道：『果然，兄弟把刀來，我自動手。』迎兒見頭勢不好，卻待要叫，楊雄手起一刀，揮作兩段。那婦人在樹上叫道：『叔叔勸一勸。』石秀道：『嫂嫂，哥哥自來然後你。』

楊雄向前，把刀先挖出舌頭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婦人叫不的。楊雄卻指着罵道：『你這賊賤人，我一時間誤聽不明，險些被你瞞過了。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。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。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，我且看一看。』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出心肝五臟，掛在松樹上。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，卻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裏了。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你且來，和你商量一個長便。如今一個奸夫，一個淫婦，都已殺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？』石秀道：『兄弟已尋思下了，自有個所在，請哥哥便行，不可耽遲。』楊雄道：『卻是那裏去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殺了人，兄弟又殺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夥，卻投那裏去？』楊雄道：『且住。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，如何便肯收錄我們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招賢

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，誰不知道？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，愁甚不收留！楊雄道：『凡事先難後易，免得後患，我卻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們。』石秀笑道：『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發放心。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，一個是梁山泊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一個是「錦豹子」楊林。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，尙兀自在包裹，因此可去投托他。』楊雄道：『既有這條門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你也這般搭纏。倘或入城事發拏住，如何脫身？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，兄弟又有些銀兩，再有三五個人，也勾用了，何須又去取討。惹起是非來，如何解救？這事少時便發，不可遲滯，我們只好望山後走。』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拏了桿棒；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，提了朴刀，卻待要離古墓，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：『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卻去投奔梁山泊入夥，我聽得多時了。』楊雄、石秀看時，那人納頭便拜。楊雄卻認得這人，姓時，名遷，祖貫是高唐州人氏，流落在此，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，跳籬騙馬的勾當。曾在蘄州府裏喫官司，卻是楊雄救了他。人都叫做「鼓上蚤」。有詩爲證：

骨軟身軀健，

眉濃眼目鮮。

雁客如怪族

行走似飛仙

夜靜穿牆過，

更深透屋懸。

偷營高手客，

鼓上蚤時遷。

當時楊雄便問時遷：『你如何在這裏？』時遷道：『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，在這山裏掘些古墳，覓兩分東西。因見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來衝撞，卻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。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，幾時是了；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卻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？』石秀道：『既是好漢中人物，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，那爭你一個。若如此說時，我們一同去。』時遷道：『小人卻認得小路去。』當下引了楊雄、石秀，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，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，不見三個下來，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。挨不過了，不免信步尋上山來，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。兩個轎夫上去看時，原來卻是老鴉奪那肚腸喫，以此聒噪。轎夫看了，喫那一驚，慌忙回家報與潘公，一同去薊州府裏首告。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，帶了仵作行人，來翠屏山檢驗屍首已了，回復知府，稟道：『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，割在松樹邊，使女迎兒，殺死

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。」知府聽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，備細詢問潘公。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，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，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「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，那女使頭陀做脚，想石秀那厮，路見不平，殺死頭陀和尚；楊雄這厮，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，定是如此。只拏得楊雄，石秀，便知端的。」當卽行移文書，出給賞錢，捕獲楊雄，石秀，其餘嬌夫人等，各放回聽候。潘公自去買棺木，將屍首殯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楊雄，石秀，時遷離了薊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曉行，不則一日。行到鄆州地面，過得香林注，早望見一座高山，不覺天色漸漸晚了，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，三個人行到門首看時，但見：

前臨官道，後傍大溪，數百株垂柳當門，一兩樹梅花傍屋。荆榛籬落，周迴邊定茅茨；蘆葦籬櫳，前後遮藏土炕。右壁廂一行，書寫「庭幽暮接五湖賓」；左勢下七字，題道「戶廠朝迎三島客。」雖居野店荒村外，亦有高車駟馬來。

當日黃昏時候，店小二卻待關門，只見這三個人攔將入來，小二問道：「客人來路遠，以此晚了。」時遷道：「我門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」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，問道：「客人

不會打火麼？」時遷道：「我們自理會。」小二道：「今日沒客歇，竈上有兩隻鍋乾淨，客人自用不妨。」時遷問道：「店裏有酒肉賣麼？」小二道：「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，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，並無下飯。」時遷道：「也罷，先借五升米來做飯，卻理會。」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鍋飯來，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，楊雄取出一隻釵兒，把與店小二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，明日一發算賬。小二哥收了釵兒，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，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時遷先提一桶湯來，叫楊雄，石秀洗了脚手，一面篩酒來，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，放下四隻大碗，斟下酒來喫。石秀看見店中簷下，插着十數把好朴刀，問小二哥道：「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？」這二哥應道：「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。」石秀道：「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？」小二道：「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，便喚做獨龍山。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，便喚做獨龍岡，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這里方圓三十里，卻喚做祝家莊。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，稱爲祝氏三傑。莊前莊後，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戶，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。這裏喚作祝家店，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。」石秀道：「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？」小二道：「此間離梁山泊不遠，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，因

此準備下。」石秀道：「與你些銀兩，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？」小二哥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編着字號。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，我這主人法度不輕。」石秀笑道：「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顧喫酒。」小二道：「小人喫不得了，先去歇了，客人自便寬飲幾杯。」小二哥去了。

楊雄，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，只見時遷道：「哥哥要肉喫麼？」楊雄道：「店小二說沒了肉賣，你又那裏得來？」時遷嘻嘻的笑着，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。楊雄問道：「那裏得這雞來？」時遷道：「兄弟卻纔去後面淨手，見這隻雞在籠裏，尋思沒甚與哥哥喫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，提桶湯去後面，就那裏擗得乾淨，煮得熟了，把來與二位哥哥喫。」楊雄道：「你這厮還是這等賊手賊腳。」石秀笑道：「還不改本行。」三個笑了一回，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，一面盛飯來喫。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將起來，前後去照管，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，卻去竈上看時，半鍋肥汁，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，不見了雞，連忙出來問道：「客人，你們好不達道理，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？」時遷道：「見鬼了。耶耶，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，何曾見你的雞？」小二道：「我店裏的雞，卻那裏去了？」時遷道：「敢被野貓拖了，黃猴子喫了，鷓鷹撲了去，我却怎地得知？」小二道：「我的雞纔在籠裏，不是

你偷了是誰？」石秀道：「不要爭，直幾錢，陪了你便罷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我的是報曉雞，店內少他不得，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，只要還我雞。」石秀大怒道：「你詐哄誰？老爺不陪你，便怎地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客人，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，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，擊你到莊上，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。」石秀聽了，大罵道：「便是梁山泊好漢，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。」楊雄也怒道：「好意還你些錢，不陪你，怎地拿我去！」小二叫一聲「有賊。」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，逕奔楊雄，石秀來，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個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時遷一掌，打腫了臉，作聲不得。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。楊雄道：「兄弟，這廝們以定去報人來，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。」三個當下喫飽了，把包裹分開腰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槍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。石秀道：「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過了他。」便去窰前尋了把草，窰裏點個火，望裏面四下焯着。看那草房被風一煽，刮刮雜雜火起來。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。三個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正是：

只爲偷兒攘一雞，

從教傑士競追鷹。

梁山水泊興波浪，

祝氏山莊化作泥。

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，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，約有一二百人，發着喊，趕將來。石秀道：『且不要慌，我們且揀小路走。』楊雄道：『且住。一個來殺一個；兩個來，殺一雙。待天色明朗卻走。』說猶未了，四下裏合攏來。楊雄當先，石秀在後，時遷在中，三個挺着朴刀，來戰莊客。那夥人初時不知，輪着鎗棒趕來。楊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個。前面的便走，後面的急待要退，石秀趕入去，又戳翻了六七十人。圍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頭，都退了去。三個得一步，趕一步。正走之間，喊聲又起，姑草裏舒出兩把撓鉤，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，拖入草窩去了。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，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，卻得楊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撥，兩把撓鉤撥開去了，將朴刀望草裏便戳，發聲喊，都走了。兩個見捉了時遷，怕深入重地，亦無心戀戰，顧不得時遷了，只四下裏尋路走罷。見遠遠的火把亂明，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東邊去了。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，自救了帶傷的人去，將時遷背剪綁了，押送祝家莊來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見一座村落酒店，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，就問路程。』兩個便入村店裏來，倚了朴刀，對面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來，就做些飯喫。酒保一面鋪下菜蔬，案

酒盪將酒來，方欲待喫，只見外面一個大漢奔走入來，生得闊臉方腮，眼鮮耳大，貌醜形粗，穿一領茶褐袖衫，戴一頂萬字頭巾，繫一條白絹搭膊，下面穿一雙油膀靴，叫道：「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。」店主人連忙應道：「裝了擔，少刻便送到莊上。」那人分付了，便轉身，又說道：「快挑來。」卻待出門，正從楊雄、石秀面前過，楊雄卻認得他，便叫一聲：「小郎，你如何卻在這裏？不看我一看？」那人回轉頭來，看了一眼，卻也認得，便叫道：「恩人如何來到這裏？」望着楊雄便拜。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，三莊盟誓成虛謬，衆虎咆哮起禍殃。畢竟楊雄、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『撲天鵬』雙修生死書

宋公明一打祝家莊

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，叫與石秀相見。石秀便問道：「這位兄長是誰？」楊雄道：「這個兄弟，姓杜，名興，祖貫是中山府人氏，因爲他面顏生得龔莽，以此人都叫他做「鬼臉兒」。上年間做買賣，來到蘄州，因一口氣上，打死了同夥的客人，喫官司，監在蘄州府裏。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維持

救了他。不想今日在此相會。」

杜興便問道：「恩人，爲何公事來到這裏？」楊雄附耳低言道：「我在薊州殺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，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喫，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，性起，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。我三個連夜逃走，不隄防背後趕來。我弟兄兩個拗翻了他幾個，不想亂草中間，舒出兩把撓鉤，把時遷搭了去。我兩個亂撞到此，正要問路，不想遇見賢弟。」杜興道：「恩人不要慌，我叫放時遷還你。」楊雄道：「賢弟少坐，同飲一杯。」

三人坐下，當下飲酒，杜興便道：「小弟自從離了薊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，來到這裏，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，收錄小弟在家中，做個主管，每日撥萬論千，盡托付與杜興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鄉去。」楊雄道：「此間大官人是誰？」

杜興道：「此間獨龍岡前面，有三座山岡，列着三個村坊。中間是祝家莊，西邊是扈家莊，東邊是李家莊。這三處莊上，三村裏算來，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。惟有祝家莊最豪傑，爲頭家長，喚做祝朝奉，有三個兒子，名爲祝氏三傑。長子祝龍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個教師，喚做「鐵棒」欒廷玉，此人有萬

夫不當之勇。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。西邊那個扈家莊，莊主扈太公，有個兒子，喚做「飛天虎」扈成，也十分了得；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，名喚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使兩口日月雙刀，馬上如法了得。這裏東村莊上，卻是杜興的主人，姓李，名應，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，背藏飛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沒。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遞相救應。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，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，見了李大官人，求書去搭救時遷。」楊雄又問道：「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喚「撲天鵬」的李應？」杜興道：「正是他。」石秀道：「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「撲天鵬」李應是好漢，卻原來在這裏。多聞他真個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們去走一遭。」楊雄便喚酒保，計算酒錢。杜興那裏肯要他還，便自招了酒錢。

三個離了村店，便引楊雄、石秀來到李家莊上。楊雄看時，真個好大莊院，外面週迴一遭闊港，粉牆傍岸，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，門外一座吊橋，接着莊門。入得門來，到廳前，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。杜興道：「兩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報知，請大官人出來相見。」杜興入去，不多時，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。楊雄、石秀看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有臨江仙詞爲證：

鵝眼鷹睛頭似虎，燕領猿臂狼腰，疎財仗義結英豪。愛騎雪白馬，喜著絳紅袍。背上飛刀藏五把，點鋼鎗斜嵌銀條，性剛誰敢犯分毫。李應真壯士，名號「撲天鷗」。

當時李應出到廳前，杜興引楊雄、石秀上廳拜見。李應連忙答禮，便教上廳請坐。楊雄、石秀再三謙讓，方纔坐了。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。楊雄、石秀兩個再拜道：「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，來救時遷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」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，修了一封書牋，填寫名諱，使個圖書印記，便差一個副主管齎了，備一匹快馬，星火去祝家莊取這個人來。

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，上馬去了。楊雄、石秀拜謝罷。李應道：「二位壯士放心，小人書去，便當放來。」楊雄、石秀又謝了。李應道：「且請去後堂，少敘三杯等待。」兩個隨進裏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飯罷，喫了茶，李應問些鎗法，見楊雄、石秀說的有理，心中甚喜。

已牌時分，那個副主管回來，李應喚到後堂問道：「去取的這人在那裏？」主管答道：「小人親見朝奉，下了書，倒有放還之心，後來走出祝氏三傑，反焦躁起來，書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」李應失驚道：「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，書到便當依允，如何恁地起來？必是你說得不好，以致如此。」

杜主管，你須自去走一遭，親見祝朝奉，說個仔細緣由。」杜興道：「小人願去，只求東人親筆書緘，到那裏方纔肯放。」李應道：「說得是。」急取一幅花箋紙來，李應親自寫了書札，封皮面上，使一個諱字圖書，把與杜興接了。後槽牽過一匹快馬，備上鞍轡，拏了鞭子，便出莊門，上馬加鞭，奔祝家莊去了。李應道：「二位放心，我這封親筆書去，少刻定當放還。」楊雄，石秀深謝了，留在後堂飲酒等待。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見杜興回來，李應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，只見莊客報道：「杜主管回來了。」李應問道：「幾個人回來？」莊客道：「只是主管獨自一個跑馬回來。」李應搖着頭道：「卻又作怪。往常這厮，不是這等兜搭，今日緣何恁地……」楊雄，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，只見杜興下了馬，入得莊門，見他模樣，氣得紫漲了面皮，咬牙露嘴，半晌說不的話。有詩爲證：

面貌天生本異常，
怒時古怪更難當。

三分不像人模樣，
一似艷都焦面王。

李應出到廳前，連忙問道：「你且言備細緣故，怎麼地來。」杜興氣定了，方纔道：「小人齋了東人書札，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，卻好遇見祝龍，祝虎，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裏，小人聲了三個喏，祝彪喝道：

「你又來做甚麼？」小人躬身稟道：「東人有書在此拜上。」祝彪那厮變了臉，罵道：「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！早晌使個潑男女來這裏下書，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。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，又來怎麼？」小人說道：「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，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。今投見敝莊東人，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，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，萬望俯看薄面，高擡貴手，寬恕寬恕。」祝家三個都叫道：「不還不還。」小人又道：「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。」祝彪那厮接過書去，也不拆開來看，就手扯的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。祝彪祝虎發話道：「休要惹老爺性發，把你那李應捉來，也做梁山泊強寇解了去。」小人本不敢盡言，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，把東人百般穢罵，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，被小人飛馬走了。於路上氣死小人，叵耐那厮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，今日全無些仁義。」詩曰：

徒聞似漆與如膠，

利害場中忍便拋。

平日若無真義氣，

臨時休說死生交。

李應聽罷，心頭那把無明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大呼莊客，快備我那馬來。楊雄、石秀諫道：「大官人息怒，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。」李應那裏肯聽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，前後獸

面掩心，穿一領大紅袍，背膊邊插着飛刀五把，拿了點鋼鎗，戴上鳳翅盔，出到莊前，點起三百悍勇莊客。杜興也披一副甲，持把鎗上馬，帶領二十餘騎馬軍。楊雄、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應的馬，逕奔祝家莊來。

日漸銜山時分，早到獨龍岡前，便將人馬排開。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，佔着這座獨龍山岡，四下一遭闊港。那莊正造在岡上，有三層城牆，都是頑石壘砌的，約高二丈。前後兩座莊門，兩條吊橋。牆裏四邊，都蓋窩鋪，四下裏遍插着鎗刀軍器，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。李應勒馬，在莊前大叫：『祝家三子，怎敢毀謗老爺？』只見莊門開處，擁出五六十騎馬來，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，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怎生裝束：

頭戴縷金荷葉盔，身穿鎖子梅花甲，腰懸錦袋弓和箭，手執純綱刀與鎗。馬額下垂照地紅纓，人面上生撞天殺氣。

李應見了祝彪，指着大罵道：『你這廝口邊妳腥未退，頭上胎髮猶存，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，誓願同心共意，保護風坊。你家但有事情，要取人時，早來早放；要取物件，無有不奉。我今一個平人，二次修書

來討，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朴，恥辱我名，是何道理？」祝彪道：「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，誓願同心協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賊，掃清山寨，你如何卻結連反賊，意在謀叛？」李應喝道：「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？這廝卻冤平人做賊，當得何罪？」祝彪道：「賊人時遷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，遮掩不過。你去便去，不去時，連你捉了，也做賊人解送。」

李應大怒，拍坐下馬，挺手中鎗，便奔祝彪，祝彪縱馬去戰李應。兩個就獨龍岡前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鬪了十七八合。祝彪戰李應不過，撥回馬便走。李應縱馬趕將去，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覷得較親，背翻身一箭。李應急躲時，臂上早着。李應翻筋斗，墜下馬來，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。楊雄、石秀見了，大喝一聲，撚兩條朴刀，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。祝彪抵當不住，急勒回馬便走，早被楊雄一朴刀，戳在馬後股上。那馬負疼，壁直立起來，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，卻得隨從馬上的，都搭上箭射將來。楊雄、石秀見了，自思又無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趕。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，先去了。楊雄、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。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，見天色晚來，也自回去了。

杜興扶着李應，回到莊前，下了馬，同入後堂坐。衆宅眷都出來看視，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

金瘡藥敷了瘡口，連夜在後堂商議。楊雄、石秀與杜興說道：「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，又中了箭，時遷亦不能勾出來，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兩個，只得上梁山泊去，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，來與大官人報讎，就救時遷。」因辭謝了李應。李應道：「非是我不用心，實出無奈。兩位壯士，只得休怪。」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。楊雄、石秀那裏肯受。李應道：「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」兩個方纔收受，拜辭了李應。杜興送出村口，指與大路。杜興作別了，自回李家莊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兒直挑出來。兩個入到店裏，買些酒喫，就問路程。這酒店卻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兩個一面喫酒，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見他兩個非常，又來答應道：「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？要問上山去怎地？」楊雄道：「我們從薊州來。」石勇猛可想起道：「莫非足下是石秀麼？」楊雄道：「我乃是楊雄，這個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」石勇慌忙道：「小子不認得。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，多曾稱說兄長。聞名久矣，今得上山，且喜且喜。」五個敘禮罷，楊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。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。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響箭。只見對港蘆葦叢中，早有小嘍囉

搖過船來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鴨嘴灘上岸。石勇已先使人上山去報知，早見戴宗、楊林下山來迎接。俱各敘禮罷，一同上至大寨裏。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，都來聚會，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楊林引楊雄、石秀上廳參見晁蓋，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，晁蓋細問兩個蹤跡。楊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藝投託入夥先說了，衆人大喜，讓位而坐。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託大寨同入夥的時邊，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雞，一時爭鬧起來，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，時邊被捉，李應二次修書去討，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，誓願要捉山寨裏好漢，且又千般辱罵，叵耐那厮十分無禮。不說萬事皆休，纔然說罷，晁蓋大怒，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。正是：

楊雄石秀少商量，

引帶時邊行不威。

豪傑心腸雖似火，

綠林法度卻如霜。

宋江慌忙勸道：「哥哥息怒，兩個壯士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同心協助，如何卻要斬他？」晁蓋道：「俺梁山泊好漢，自從夥併王倫之後，便以忠義爲主，全施仁德於民；一個個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了銳氣；新舊上山的兄弟們，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；這厮兩個，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喫，因此連累我等受辱。」

今日先斬了這兩個，將這廝首級去那裏號令，便起軍馬去，就洗蕩了那個村坊，不要輸了銳氣。孩兒們快斬了報來。」宋江勸住道：「不然。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卻纔所說，那個「鼓上蚤」時遷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，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？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，祝家莊那廝，要和俺山寨敵對。即目山寨人馬數多，錢糧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尋他，那廝倒來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。若打得此莊，倒有三五年糧食。非是我們生事害他，其實那廝無體。哥哥權且息怒，小可不才，親領一支軍馬，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，去打祝家莊。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，誓不還山。一是與山寨報讎，不折了銳氣；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；三則得許多糧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公明哥哥之言最好，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？」戴宗便道：「寧乃斬了小弟，不可絕了賢路。」衆頭領力勸，晁蓋方纔免了二人。楊雄、石秀也自謝罪。宋江撫諭道：「賢弟休生異心，此是山寨號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過失，也須斬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「鐵面孔目」裴宣做軍政司，賞功罰罪，已有定例。賢弟只得恕罪恕罪。」楊雄、石秀拜罷，謝罪已了，晁蓋叫去坐在楊林之下。山寨裏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，一面殺牛宰馬，且做慶喜筵席，撥定兩所房屋，教楊雄、石秀安歇，每人撥十個小嘍

囉伏侍。當晚席散，次日再備筵席，會衆商量議事。

宋江教喚『鐵面孔目』裴宣，計較下山人數，啓請諸位頭領，同宋江去打祝家莊，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。商量已定，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，留下吳學究、劉唐，并阮家三弟兄、呂方、郭盛，護持大寨。原撥定守灘、守關、守店有職事人員，俱各不動。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船隻，頂替馬麟監督戰船。寫下告示，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：頭一撥，宋江、花榮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，帶領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披掛已了，下山前進；第二撥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張橫、張順、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，白勝，也帶三千小嘍囉，三百馬軍，隨後接應；再着金沙灘、鴨嘴灘二處小寨，只教宋萬、鄭天壽守把，就行接應糧草。晁蓋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，於路無話。早來到獨龍山前，尙有一里多路，前軍下了寨柵。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，便和花榮商議道：『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，未可進兵，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，知得順逆路程，卻纔進去，與他敵對。』李逵便道：『哥哥，兄弟閒了多時，不曾殺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陣衝敵，用着你先去。這是做細作的勾當，用你不着。』

李逵笑道：「量這個鳥莊，何須哥哥費力，只兄弟自帶三二百個孩兒殺將去，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，何須要人先去打聽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廝休胡說！且一壁廂去，叫你便來。」李逵走開去了，自說道：「打死幾個蒼蠅，也何須大驚小怪。」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：「兄弟曾到彼處，可和楊林走一遭。」石秀便道：「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，我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？」楊林便道：「我自打扮了解壓的法師去，身邊藏了短刀，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搖將入去。你只聽我法環響，不要離了我前後。」石秀道：「我在蘓州原曾賣柴，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。身邊藏了暗器，有些緩急，匾擔也用得着。」楊林道：「好好。我和你計較了，今夜打點，五更起來便行。」正是只爲一雞小忿，致令衆虎相爭，所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：

軟弱安身之本，剛強惹禍之胎。無爭無競是賢才，虧我些兒何礙！
鈍斧鎚磚易碎，快刀劈水難開。但看髮白齒牙衰，惟有舌根不壞。

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，行不到二十來里，只見路徑曲折多雜，四下裏灣環相似，樹木叢密，難認路頭，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。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，石秀看時，卻見楊林頭帶一個破笠子，身穿一

領舊法衣，手裏擎着法環，於路搖將進來。石秀見沒人，叫住楊林說道：「看見路徑灣雜難認，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們衆人都是熟路，正看不仔細。」楊林道：「不要管他路徑曲直，只顧揀大路走便了。」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顧望大路先走，見前面一村人家，數處酒店肉店。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門前歇了，只見各店內都把刀鎗插在門前，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，寫個大祝字，往來的人，亦各如此。石秀見了，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，唱個喏，拜揖道：「丈人，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？都把刀鎗插在當門？」那老人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客人？原來不知，只可快走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是山東販粟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錢，回鄉不得，因此擔柴來這裏賣，不知此間鄉俗地理。」老人道：「只可快走別處躲避，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。」石秀道：「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，怎地了大廝殺？」老人道：「客人，你敢真個不知，我說與你。俺這裏喚做祝家村，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。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，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，要來廝殺。卻怕我這村裏路雜，未敢入來，見今駐劄在外面。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，每戶人家，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，但有令傳來，便去策應。」石秀道：「丈人村中，總有多少人家？」老人道：「只我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萬人家，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。東村喚做「撲天鷗」，李應李大官人，西村喚做

太公莊，有個女兒，喚做扈三娘，綽號「一丈青」，十分了得。」石秀道：「似此，如何卻怕梁山泊做甚麼？」那老人道：「若是我們初來時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喫捉了。」石秀道：「丈人，怎地初來時要喫捉了？」老人道：「我這村裏的路，有首詩說道：『好個祝家莊，盡是盤陀路。容易入得來，只是出不去。』」石秀聽罷，便哭起來，撲翻身便拜，向那老人道：「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，歸鄉不得的人，倘或賣了柴出去，撞見廝殺，走不脫，卻不是苦爺爺，怎地可憐見小人，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，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罷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？我就買你的。你且入來，請你喫些酒飯。」

石秀便謝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裏。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，叫石秀喫了。石秀再拜謝道：「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。」那老人道：「你便從村裏走去，只看有白楊樹，便可轉灣，不問道路闊狹，但有白楊樹的轉灣，便是活路，沒那樹時，都是死路，如有別的樹木轉灣，也不是活路。若還走差了，左來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，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飛簽，准定喫捉了，待走那裏去。」石秀拜謝了，便問：「爺爺高姓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村裏姓祝的最多，惟有我覆姓鍾離，土居在此。」石秀道：「酒飯小人都喫勾了，改日當厚報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外面鬧吵，石秀聽得道，拿了一個細作，石秀喫了一驚，跟那老人出來看時，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。石秀看時，卻是楊林，剝得赤條條的，索子綁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問老人道：「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？爲甚事綁了他？」那老人道：「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？」石秀又問道：「怎地喫他拿了？」那老人道：「說這廝也好大膽，獨自一個來做細作，打扮做個解壓法師，閃入村裏來。卻又不認這路，只揀大路走了，左來右去，只走了死路，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。人見他走得差了，來路躑躅，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，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，手起傷了四五個人。當不住這裏人多，一發上，因此喫拿了，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，叫做「錦豹子」楊林。」

說言未了，只聽得前面喝道，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。石秀在壁縫裏張時，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，後面四五個人騎戰馬，都彎弓插箭，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，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馬上，全副披掛了弓箭，手執一條銀鎗。石秀自認得他，特地問老人道：「過去相公是誰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個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喚做祝彪，定着西村扈家莊「一丈青」爲妻；弟兄三個，只有他第一了得。」石秀拜謝道：「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。」那老人道：「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廝殺，枉送了你性命。」

石秀道：「爺爺，可救一命則個。」那老人道：「你且在我家歇一夜，明日打聽得沒事，便可出去。」石秀拜謝了，坐在他家，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，排門分付道：「你那百姓，今夜只看紅燈爲號，齊心并力，捉拿梁山泊賊人，解官請賞。」叫過去了。石秀問道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那老人道：「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，今夜約會要捉宋江。」石秀見說，心中自付了一回，討個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。

卻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，不見楊林，石秀出來回報，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，出來回報道：「聽得那裏講動，說道捉了一個細作，小弟見路徑又難難認，不敢深入重地。」宋江聽罷，忿怒道：「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？又喫拿了一個細作，必然陷了兩個兄弟，我們今夜只顧進兵，殺將入去，也要救他兩個兄弟。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？」只見李逵便道：「我先殺入去，看是如何？」宋江聽得，隨即便傳將令，教軍士都披掛了。李逵、楊雄前一隊做先鋒，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，穆弘居左，黃信在右，宋江、花榮、歐鵬等中軍頭領，搖旗納喊，擂鼓鳴鑼，大刀闊斧，殺奔祝家莊來。比及殺到獨龍岡上，是黃昏時分，宋江催趲前軍打莊。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，揮兩把夾鋼板斧，火刺刺地殺向前來。到得莊前看時，已把吊橋高

高地拽起了，莊門裏不見一點火。李逵便要下水過去，楊雄扯住道：「使不得。關閉莊門，必有計策。待哥哥來，別有商議。」李逵那裏忍得住，拍着雙斧，隔岸大罵道：「那鳥祝太公老賊，你出來，「黑旋風」爺爺在這裏。」莊上只是不應。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楊雄接着，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，亦無動靜。宋江勒馬看時，莊上不見刀鎗人馬，心中疑惑，猛省道：「我的不是了。天書上明明戒說，臨敵休急暴。是我一時見不到，只要救兩個兄弟，以此連夜進兵，不期深入重地。直到了他莊前，不見敵軍，他必有計策，快教三軍且退。」李逵叫道：「哥哥，軍馬到這裏了，休要退兵，我與你先殺過去，你們都跟我來。」

說猶未了，莊上早知，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砲，直飛起半天裏去，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，一齊點着，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。宋江急取舊路回軍，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，說道：「來的舊路都阻塞了，必有埋伏。」宋江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。李逵揮起雙斧，往來尋人廝殺，不見一個敵軍。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個砲來，響聲未絕，四下裏喊聲震地，驚的宋公明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你便有文韜武略，怎逃出地網天羅？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，要捉驚天動地人。畢竟宋公明并衆頭領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「一丈青」單捉王矮虎

宋公明兩打祝家莊

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，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，且教小嘍囉只往大路殺將去，只聽得五軍屯塞住了，衆人都叫起苦來。宋江問道：「怎麼叫苦？」衆軍都道：「前面都是盤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轉到這裏。」宋江道：「教軍馬望火把亮處，有房屋人家，取路出去。」又走不多時，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，叫道：「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，又有苦竹簽，鐵疾藜，遍地撒滿鹿角，都塞了路口。」宋江道：「莫非天喪我也。」正在慌急之際，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裏鬧動，報來說道：「石秀來了。」宋江看時，見石秀撚着口刀，奔到馬前道：「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。暗傳下將令，教五軍只看有白楊樹，便轉灣走去，不要管他路闊路狹。」宋江催趲人馬，只看有白楊樹便轉。宋江去約走過五六里路，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，便喚石秀問道：「兄弟，怎麼前面賊兵衆廣？」石秀道：「他有燭燈爲號。」花榮在馬上看見，把手指與宋江道：「哥哥，你看見那樹影裏這碗燭燈麼？只看我等投東，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；若是我們

投西，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。只那些兒，想來便是號令。」宋江道：「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燈？」花榮道：「有何難哉！」便拈弓搭箭，縱馬向前，望着影中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。四下裏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，便都自亂攙起來。宋江叫石秀引路，且殺出村口去，只聽得前山喊聲連起，一帶火把縱橫撩亂，宋江教前軍扎住，且使石秀領路去探。不多時，回來輟道：「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接應，殺散伏兵。」宋江聽罷，進兵夾攻，奪路奔出村口，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；會合着林冲、秦明等衆人軍馬，同在村口駐劄。卻好天明，去高阜處下了寨柵，整點人馬，數內不見了「鎮三山」黃信、宋江大驚，詢問緣故，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：「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，前去探路，不提防蘆葦叢中，舒出兩把撓鉤，拖翻馬脚，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，救護不得。」宋江聽罷大怒，要殺隨行軍漢，如何不早報來，林冲、花榮勸住宋江。衆人納悶道：「莊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兩個兄弟，似此怎生奈何？」楊雄道：「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，所有東村李大官人，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，見今在莊上養病，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？」宋江道：「我正忘了他。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。」分付教取一對緞匹羊酒，選一騎好馬并鞍轡，親自上門去求見林冲、秦明、權守柵寨。宋江帶同花榮、楊雄、石秀上了馬，隨行三百馬軍，取路投李家

莊來。

到得莊前，早見門樓緊閉，弔橋高拽起了，牆裏擺着許多莊兵人馬。門樓上早擂起鼓來。宋江在馬上叫道：『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，特來謁見大官人，別無他意，休要隄備。』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、石秀在彼，慌忙開了莊門，放隻小船過來，與宋江聲喏。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。楊雄、石秀近前稟道：『這位兄弟，便是引小弟兩個投李大官人的，喚做「鬼臉兒」杜興。』宋江道：『原來是杜主管，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，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，無緣不曾拜會。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，經過此間，特獻綵緞名馬，羊酒薄禮，只求一見，別無他意。』

杜興領了言語，再渡過莊來，直到廳前，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，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。李應道：『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，我如何與他廝見，無私有意。你可回他話道，只說我臥病在牀，動止不得，難以相見，改日卻得拜會。所賜禮物，不敢祇受。』

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，稟道：『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，本欲親身迎迓，奈緣中傷患軀在牀，不能相見，容日專當拜會。適蒙所賜厚禮，並不敢受。』宋江道：『我知你東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莊失利，欲求

相見則個，他恐祝家莊見怪，不肯出來相見。』杜興道：『非是如此，委實患病。小人雖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年了，頗知此間虛實事情。中間是祝家莊，東是俺李家莊，西是扈家莊。這三村莊上，誓願結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應。今番惡了俺東人，自不去救應，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。他莊上別的不打緊，只有一個女將，喚做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使兩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卻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，不須隄備東邊，只要緊防西路。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：一座在獨龍岡前，一座在獨龍岡後。若打前門，卻不濟事，須是兩面夾攻，方可得破。前門打緊，路雜難認，一遭都是盤陀路徑，闊狹不等。但有白楊樹，便可轉灣，方是活路，如無此樹，便是死路。』石秀道：『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木斫伐去了，將何爲記？』杜興道：『雖然斫伐了樹，如何起得根盡，也須有樹根在彼。只宜白日進兵攻打，黑夜不可進兵。』』

宋江聽罷，謝了杜興，一行人馬卻回寨裏來。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大寨裏坐下。宋江把李應不肯相見，并杜興說的話，對衆頭領說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『好意送禮與他，那廝不肯出來迎接哥哥，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鳥莊，腦揪這廝出來拜見哥哥。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你不省的，他是富貴良民，懼怕官府，如何造

次肯與我們相見？」李逵笑道：「那廝想是個小孩子，怕見。」衆人一齊都笑起來。宋江道：「雖然如此說口，兩個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，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。」衆人都起身說道：「哥哥將令，誰敢不聽！不知教誰前去？」黑旋風李逵說道：「你們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做先鋒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」李逵低了頭忍氣。宋江便點馬麟、鄧飛、歐鵬、王矮虎四個，跟我親自做先鋒去；第二點戴宗、秦明、楊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白勝，準備下水路用人；第三點林冲、花榮、穆弘、李逵，分作兩路策應。衆軍標撥已定，都飽食了，披掛上馬。

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，攻打頭陣，前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，引着四個頭領，一百五十騎馬軍，一千步軍，直殺奔祝家莊來。於路着人探路，直到獨龍岡前。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時，果然雄壯，有篇詩讚，便見祝家莊氣象：

獨龍山前獨龍岡，

獨龍岡上祝家莊。

邊岡一帶長流水，

週遭環匝皆垂楊。

牆內森森羅劍戟，

門前密密排刀鎗。

對敵盡皆雄壯士，當鋒都是少年郎。

祝龍出陣真難敵，祝虎交鋒莫可當；

更有祝彪多武藝，叱叱喑鳴比霸王。

朝奉祝公謀略廣，金銀羅綺有千箱。

白旗一對門前立，上面明書字兩行：

『填平水泊擒晁蓋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』

當下宋江在馬上，看了祝家莊那兩面旗，心中大怒，設誓道：『我若打不得祝家莊，永不回梁山泊。』

衆頭領看了，一齊都怒起來。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，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，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，後面都是銅牆鐵壁，把得嚴整。正看之時，只見直西一彪軍馬，納着喊，從後殺來。宋江留下馬麟，鄧飛，把住祝家莊後門，自帶了歐鵬，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。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，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蟬髮金釵雙壓，鳳鞋寶鎧斜踏。連環鎧甲襯紅紗，繡帶柳腰端跨。霜刀把雉兵亂砍，玉纜將猛

將生拿。天然美貌海棠花，『一丈青』當先出馬。

那來軍正是扈家莊女將『一丈青』扈三娘，一騎青驃馬上，輪兩口日月雙刀，引着三五百莊客，前來祝家莊策應。宋江道：『剛說扈家莊有這個女將，好生了得，想來正是此人，誰敢與他迴敵？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，聽得說是個女將，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，當時喊了一聲，驟馬向前，挺手中鎗，便出迎敵。兩軍納喊，那扈三娘拍馬舞刀，來戰王矮虎，一個雙刀的熟閑，一個單鎗的出衆。兩個鬪敵十數合之上，宋江在馬上看時，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。原來王矮虎初見『一丈青』，恨不得便捉過來，誰想鬪過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顫腳麻，鎗法便都亂了。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，王矮虎卻要做光起來。那『一丈青』是個乖覺的人，心中道：『這厮無理。』便將兩把雙刀，直上直下砍將入來，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，撥回馬，卻待要走，被『一丈青』縱馬趕上，把右手刀掛了，輕舒猿臂，將王矮虎提離雕鞍，活捉去了。衆莊客齊上，把王矮虎橫拖倒拽捉去了。有詩爲證：

色膽能拚不顧身，

肯將性命值微塵。

鎗金帳裏無強將，

喪魄亡精與婦人。

歐鵬見捉了王英，便挺鎗來救。「一丈青」縱馬跨刀，接着歐鵬，兩個便鬪。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一條鐵鎗，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采。怎的歐鵬鎗法精熟，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。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，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，跑着馬舞起一條鐵鏈，大發喊趕將來。祝家莊上已看多時，誠恐「一丈青」有失，慌忙放下吊橋，開了莊門，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，驟馬提鎗來捉宋江。馬麟看見，一騎馬使起雙刀，來迎住祝龍廝殺。鄧飛恐宋江有失，不離左右，看他兩邊廝殺，喊聲迭起。宋江見馬麟鬪祝龍不過，歐鵬鬪「一丈青」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見一彪軍馬從斜裏殺將來。宋江看時，大喜，卻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，聽得莊後廝殺，前來救應。宋江大叫：「秦統制，你可替馬麟。」秦明是個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，正沒好氣，拍馬飛起狼牙棍，便來直取祝龍，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。馬麟引了人，却奪王矮虎。那「一丈青」看見了馬麟來奪人，便撇了歐鵬，卻來接住馬麟廝殺。兩個都會使雙刀，馬上相迎着，正如這風飄玉屑，雪撒瓊花，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，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，莊門裏面那教師樂廷玉帶了鐵鎗，上馬挺鎗，殺將出來。歐鵬便來迎住樂廷玉廝殺。樂廷玉也不來交馬，帶住鎗時，刺斜裏便走。歐鵬趕將去，被樂廷玉一飛鎗，正打着，翻筋斗擲下馬去。鄧飛

大叫：『孩兒們救人。』舞着鐵鏈，逕奔欒廷玉。宋江急喚小嘍囉，救得歐鵬上馬。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，拍馬便走。欒廷玉也撇了鄧飛，卻來戰秦明，兩個鬪了一二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欒廷玉賣個破綻，落荒即走。秦明舞棍，逕趕將來。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，跑馬入去，秦明不知是計，也追入去。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，都有人埋伏，見秦明馬到，拽起絆馬索來，連人和馬都絆翻了，發聲喊，捉住了秦明。鄧飛見秦明墜馬，慌忙來救，急見絆馬索拽，卻待回身，兩下裏叫聲着，撓鉤似亂麻一般搭來，就馬上活捉了去。宋江看見，只叫得苦，止救得歐鵬上馬。馬麟撇了『一丈青』，急奔來保護宋江，望南而走，背後欒廷玉、祝龍、『一丈青』分投趕將來。看看沒路，正待受縛，只見正南上一個好漢飛馬而來，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。宋江看時，乃是『沒遮攔』穆弘、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，兩個好漢飛奔前來：一個是『病關索』楊雄，一個是『拚命三郎』石秀。東北上又一個好漢，高聲大叫：『留下人着。』宋江看時，乃是『小李廣』花榮。三路人馬一齊都到，宋江心下大喜，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、祝龍。莊上望見，恐怕兩個喫虧，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，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，使一條長鎗，自引五百餘人馬，從莊後殺將出來，一齊混戰。莊前李俊、張橫、張順，下水過來，被莊上亂箭射來，不能下手；戴宗、白勝，只在對岸納喊。宋江見天色晚了，急叫馬

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。宋江又叫小嘍囉篩籬，聚攏衆好漢，且戰且走。

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，只恐弟兄們迷了路。正行之間，只見「一丈青」飛馬趕來，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馬望東而走，背後「一丈青」緊追着，八個馬蹄翻蓋撒鉞相似，趕投深村處來。「一丈青」正趕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「那烏婆娘趕我哥哥那裏去？」宋江看時，卻是「黑旋風」李逵，輪兩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個小嘍囉，大踏步趕將來。「一丈青」便勒轉馬，望這樹林邊去。宋江也勒住馬看時，只見樹皆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，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嵌寶頭盔穩戴，磨銀鎧甲重披。素羅袍上繡花枝，獅蠻帶瓊瑤密砌。丈八蛇矛緊挺，霜花駿馬頻嘶。滿山都喚小張飛，「豹子頭」林冲便是。

那來軍正是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在馬上大喝道：「兀那婆娘走那裏去？」「一丈青」飛刀縱馬，直奔林冲，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。兩個鬪不到十合，林冲賣個破綻，放「一丈青」兩口刀砍入來，林冲把蛇矛逼個住，兩口刀逼斜了，趕攏去，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「一丈青」只一拽，活挾過馬來。宋江看見，喝聲采，不知高低。林冲叫軍士綁了，驟馬向前道：「不曾傷犯哥哥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不曾傷着。」便叫李逵快

走村中接應衆好漢，且教來村口商議，天色已晚，不可戀戰。『黑旋風』領本部人馬去了。林冲保護宋江，押着『一丈青』在馬上，取路出村口來。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趕出村口來。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，滿村中殺死的人，不計其數。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，一發拿住宋江，卻解上東京去請功。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。

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，到村口下了寨柵，先教將『一丈青』過來，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，着四個頭目，騎四匹快馬，把『一丈青』拴了雙手，也騎一匹馬，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，便來回話。待我回山寨，自有發落。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，盡皆小心送去；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。一行人都領了將令，連夜去了。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次日，只見探事人報來，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，并呂方、郭盛，帶五百人馬到來。宋江聽了，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，到中軍帳裏坐下。吳學究帶將酒食來，與宋江把盞賀喜，一面犒賞三軍衆將。吳用道：『山寨裏晁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，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助戰。不知近日勝敗如何？』宋江道：『一言難盡。』回耐祝家那廝，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，寫道：『填平水泊擒晁蓋，踏破梁山捉』

宋江」這廝無禮。先一遭進兵攻打，因爲失其地利，折了楊林，黃信，夜來進兵，又被「一丈青」捉了王矮虎，欒廷玉鎗打傷了歐鵬，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，鄧飛——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教頭恰活捉得「一丈青」時，折盡銳氣。今來似此，如之奈何？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，救不出這幾個兄弟來，情願自死於此地，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。」吳學究笑道：「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，却限有這個機會。吳用想來，事在旦夕可破。」宋江聽罷，十分驚喜，連忙問道：「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？機會自何而來？」吳學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疊兩個指頭，說出這個機會來。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，救出天羅地網人。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機會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解珍解寶雙越獄

孫立孫新大劫牢

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：「今日有個機會，卻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入，又與欒廷玉那廝最好，亦是楊林，鄧飛的至愛相識。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，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，以爲進身之報，

隨後便至。五日之內，可行此計，卻是好麼？」宋江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妙哉！」方纔笑逐顏開。

說話的，卻是甚麼計策，下來便見。看官牢記這段話頭。原來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，一同事發。卻難這邊說一句，那邊說一回，因此權記下這兩打祝家莊的話頭，卻先說那一回來投入夥的人，乘機會的話，下來接着關目。原來山東海邊有個州郡，喚做登州。登州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，出來傷人，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，當廳委了杖限文書，捉捕登州山上大蟲，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，也要捕虎文狀，限外不行解官，痛責枷號不恕。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，弟兄兩個，哥哥喚做解珍，兄弟喚做解寶。弟兄兩個，都使渾鐵點鋼叉，有一身驚人的武藝。當州裏的獵戶們，都讓他第一。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『兩頭蛇』，這解寶綽號叫做『雙尾蝎』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細膀闊；這個兄弟解寶，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身材，面圓身黑，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，有時性起，恨不得騰天倒地，拔樹搖山。有一篇西江月，單道他弟兄的好處：

世本登州獵戶，生來驍勇英豪。穿山越嶺健如猱，麋鹿見時驚倒。手執蓮花鐵鏡，腰懸蒲葉尖刀。豹皮裙子虎筋縲，解氏二難年少。

那弟兄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，回到家中，整頓窩弓藥箭，弩子鏡叉，穿了豹皮褲，虎皮套體，擎了鐵叉，兩個逕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窩弓，去樹上等了一日，不濟事了，收拾窩弓下去。次日，又帶了乾糧，再上山伺候，看看天晚，弟兄兩個再把窩弓下了，爬上樹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沒動靜。兩個移了窩弓，卻來西山邊下了，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。兩個心焦，說道：「限三日內要納大蟲，遲時須用受責，卻是怎地好。」

兩個到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時分，不覺身體困倦，兩個背靠着且睡，未曾合眼，忽聽得窩弓發響。兩個跳將起來，拿了鋼叉，四下裏看時，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，在那地上滾。兩個撚着鋼叉向前來，那大蟲見了人來，帶着箭便走。兩個追將向前去，不到半山里時，藥力透來，那大蟲當不住，吼了一聲，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。解寶道：「好了。我認得這山，是毛太公莊後園裏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。」

當時弟兄兩個提了鋼叉，逕下山來，投毛太公莊上敲門。此時方纔天明，兩個敲開莊門入去，莊客報與太公知道。多時，毛太公出來，解珍、解寶放下鋼叉，聲了喏，說道：「伯伯，多時不見，今日特來拜擾。」

毛太公道：「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？有甚話說？」解珍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寢。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甘限文書，要捕獲大蟲，一連等了三日，今早五更，射得一個，不想從後山滾下，在伯伯園裏，望煩

借一路，取大蟲則個。」毛太公道：「不妨，既是落在我園裏，二位且少坐，敢是肚餓了，喫些早飯去取。」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。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，解珍、解寶起身謝道：「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。」毛太公道：「既是在我莊後，卻怕怎地？且坐喫茶，卻去取未遲。」解珍、解寶不敢相違，只得又坐下，莊客拿茶來，叫二位喫了。毛太公道：「如今我和賢姪去取大蟲。」解珍、解寶道：「深謝伯伯。」

毛太公引了二人，入到莊後，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，百般開不開。毛太公道：「這園多時不曾有人來開，敢是鎖鏽了，因此開不得，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。」莊客便將鐵鎚來，敲開了鎖，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，遍山邊去看，尋不見。毛太公道：「賢姪，你兩個莫不錯看了，認不仔細，敢不會落在我園裏？」解珍道：「怎地得我兩個錯看了？是這裏生長的人，如何不認得？」毛太公道：「你自尋便了，有時自擡去。」解寶道：「哥哥，你且來看，這裏一帶草，滾得平平地都倒了；又有血路在上頭，如何說不在這裏？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。」毛太公道：「你休這等說，我家莊上的人，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，便又擡得過，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，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。你如何這般說話！」解珍道：「伯伯，你

須還我這個大蟲去解官。」毛太公道：「你這兩個好無道理！我好意請你喫酒飯，你顛倒賴我大蟲。」解寶道：「有甚麼賴處！你家也見當里正，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，卻沒本事去捉，倒來就我見成，你倒將去請功，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。」毛太公道：「你喫限棒，干我甚事。」解珍、解寶睜起眼來，便道：「你敢教我搜一搜麼？」毛太公道：「我家比你家，各有內外。你看這兩個教化頭倒來無禮。」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，心中火起，便在廳前打將起來；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，打將入去。毛太公叫道：「解珍，解寶白晝搶劫！」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，見莊上都有準備，兩個便拔步出門，指着莊上罵道：「你賴我大蟲，和你官司裏去理會。」

解氏深機捕獲，

毛家巧計牢籠。

當日因爭一虎，

後來引起雙龍。

那兩個正罵之間，只見兩三匹馬投莊上來，引着一夥伴當。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，接着說道：「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蟲，你爹不討還我，顛倒要打我弟兄兩個。」毛仲義道：「這廝村人不省事，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。你兩個不要發怒，隨我到家裏，討還你便了。」解珍、解寶謝了毛仲義，

叫開莊門，教他兩個進去。待得解珍、解寶入得門來，便叫關上莊門，喝一聲「下手。」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，并恰纜馬後帶來的，都是做公的，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，衆人一發上，把解珍、解寶綁了。毛仲義道：「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，如何來白賴我的？乘勢搶擄我家財，打碎家中什物，當得何罪？」解上本州，也與本州除了一害。」原來毛仲義五更時，先把大蟲解上州裏去了，卻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、解寶。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，正中了他的計策，分說不得。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并一包賊物，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，將解珍、解寶剝得赤條條地，背剪綁了，解上州裏來。本州有個六案孔目，姓王，名正，卻是毛太公的女婿，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。纔把解珍、解寶押到廳前，不由分說，捆翻便打，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，各執鋼叉，因而搶擄財物。解珍、解寶吃拷不過，只得依他招了。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，釘下大牢裏去。毛太公、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：「這兩個男女，卻放他不得，不如一發結果了他，免致後患。」當時子父二人自來州裏，分付孔目王正，與我一發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，我這裏自行與知府的打關節。

卻說解珍、解寶押到死囚牢裏，引至亭心上來，見這個節級爲頭的那人，姓包，名吉，已自得了毛太

公銀兩，并聽信王孔目之言，教對付他兩個性命，便來亭心裏坐下。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：『快過來，跪在亭子前。』包節級喝道：『你兩個便是甚麼「兩頭蛇」，「雙尾蝮」，是你麼？』解珍道：『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，實不會陷害良善。』包節級喝道：『你這兩個畜生，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，雙尾蝮做單尾蝮，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。』

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，見沒人，那小節級便道：『你兩個認得我麼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』解珍道：『我只親弟兄兩個，別無那個哥哥。』那小牢子道：『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兄弟。』解珍道：『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，我卻不會與你相會。足下莫非是樂和舅？』那小節級道：『正是，我姓樂，名和，祖貫茅州人氏。先祖挈家到此，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。我自在此州裏勾當，做小牢子。人見我唱得好，都叫我做「鐵叫子」。』樂和姐夫我好武藝，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。』怎見得，有詩爲證：

玲瓏心地衣冠整，

俊俏肝腸語話清。

能唱人稱「鐵叫子」，

樂和聰慧自天生。

原來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，諸般樂品，盡皆曉得，學着便會；作事見頭知尾，說起鎗棒武藝，

如糖似蜜，愛爲見解珍，解寶是個好漢，有心要救他，只是單絲不成線，孤掌豈能鳴，只報得他一個信。樂和說道：『好教你兩個得知，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，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，你兩個卻是怎生好？』解珍道：『你不說起孫提轄，則休，你既說起他來，只央你寄一個信。』樂和道：『你卻教我寄信與誰？』解珍道：『我有個姐姐，是我爺面上的，卻與孫提轄兄弟爲妻，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，他是我姑娘的女兒，叫做「母大蟲」，顧大嫂，開張酒店，家裏又殺牛開賭。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，姐夫孫新這等本事，也輸與他。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。孫新、孫立的姑娘，卻是我母親，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。央煩的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，把我的事說知，姐姐必然自來救我。』

樂和聽罷，分付說：『賢親，你兩個且寬心着。』先去藏些燒餅肉食，來牢裏開了門，把與解珍、解寶喫了；推了事故，鎖了牢門，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，一逕奔到東門外，望十里牌來。早望見一個酒店，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，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。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，但見：

眉釐眼大，胖面肥腰。插一頭異樣釵，露兩個時興釧。有時怒起，提井欄便打老公頭；忽地心焦，拿石錐敲翻莊客腿。生來不會拈針線，弄棒持鎗當女工。

樂和入進店內，看着顧大嫂唱個喏道：「此間姓孫麼？」顧大嫂慌忙答道：「便是。足下卻要沽酒，卻要買肉？如要賭錢，後面請坐。」樂和道：「小人便是孫提轄妻弟樂和的便是。」顧大嫂笑道：「原來卻是樂和舅，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。且請裏面拜茶。」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，顧大嫂便動問道：「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，家下窮忙少閒，不會相會。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樂和答道：「此人無事，也不敢來相惱。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，雖不會相會，多聞他的大名。一個是「兩頭蛇」解珍，一個是「雙尾蝎」解寶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這兩個是我的兄弟，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？」樂和道：「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，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，又把他兩個強扭做賊，搶擄家財，解入州裏來。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，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裏做翻他兩個，結果了性命。小人路見不平，獨力難救。只想一者沾親，二乃義氣爲重，特地與他通個消息。他說道：「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。」若不早早用心着力，難以救拔。」

顧大嫂聽罷，一片聲叫起苦來，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。有幾個火家去不多時，尋得孫新歸來，與樂和相見。怎見得孫新的好處，有詩爲證：

軍班才俊子，

眉目有神威。

身在蓬萊寓，

家從瓊海移。

自藏鴻鵠志，

恰配虎狼妻。

鞭舉龍雙見，

鎗來蟒獨飛。

年似孫郎少，

人稱「小尉遲」。

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，軍官子孫，因調來登州駐扎，弟兄就此爲家。孫新生得身長力壯，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，使得幾路好鞭鎗，因此多人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，叫他做「小尉遲」。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，孫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叫舅舅先回去。他兩個已下在牢裏，全望舅舅看覷則個。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，卻逕來相投。」樂和道：「但有用着小人處，盡可出力向前。」顧大嫂置酒相待，已將出一包碎銀，付與樂和：「望煩舅舅將去牢裏，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，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。」樂和謝了，收了銀兩，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：「你有甚麼道理，救我兩個兄弟？」孫新道：「毛太公那廝，有錢有勢，

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，須不肯干休，定要做番了他兩個，似此必然死在他手。若不去劫牢，別樣也救他不得。」顧大嫂道：「我和你今夜便去。」孫新笑道：「你好龔鹵。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，劫了牢，也要個去向。若不得我那哥哥，和這兩個人時，行不得這件事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這兩個是誰？」孫新道：「便是那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、鄒潤，如今見在登雲山臺谷裏，聚衆打劫。他和我最好，若得他兩個相幫助，此事便成。」顧大嫂道：「登雲山離這裏不遠，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姪兩個來商議。」孫新道：「我如今便去。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，我去定請得來。」顧大嫂分付火家，宰了一口豬，鋪下數盤菓品按酒，排下桌子。天色黃昏時候，只見孫新引了兩籌好漢歸來。那個爲頭的姓鄒，名淵，原是萊州人氏；自小最好賭錢，閒漢出身，爲人忠良慷慨，更兼一身好武藝，性氣高強，不肯容人。江湖上喚他綽號「出林龍」。第二個好漢，名喚鄒潤，是他姪兒，年紀與叔叔彷彿，二人爭差不多，身材長大，天生一等異相，腦後一個肉瘤，以此人都喚他做「獨角龍」。那鄒潤往常但和人爭鬧，性起來，一頭撞去，忽然一日，一頭撞折了潤邊一株松樹，看的人都驚呆了。有西江月一首，單道他叔姪的好處：

廝打場中爲首，呼盧隊裏稱雄。天生忠直氣如虹，武藝驚人出衆。結寨登雲臺上，英名播滿山

當時顧大嫂見了，請入後面屋下坐地，卻把上件事告訴與他，次後商量却牢一節。鄒淵道：「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。明日幹了這件事，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。我卻有個去處，我也心要去多時，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？」顧大嫂道：「遮莫甚麼去處，都隨你去，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。」鄒淵道：「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。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：一個是「錦豹子」楊林，一個是「火眼狻猊」鄧飛，一個是「石將軍」石勇，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，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？」顧大嫂道：「最好，有一個不去的，我便亂鎗戳死他。」

鄒潤道：「還有一件，我們倘或得了人，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，如之奈何？」孫新道：「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轄，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。幾番草寇臨城，都是他殺散了，到處聞名。我明日自去請他來，要他依允便了。」鄒淵道：「只怕他不肯落草。」孫新說道：「我自自有良法。」

當夜喫了半夜酒，歇到天明，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裏，卻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，推一輛車子，

快走城中營裏，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，說道：「家中大嫂害病沉重，便煩來家看覷。」顧大嫂分付火家道：「只說我病重臨危，有幾句緊要的話，須是便來，只有幾番相見囑付。」火家推車兒去了。孫新專在門前伺候，等接哥哥。飯罷時分，遠遠望見車兒來了，載着樂大娘子，背後孫提轄騎着馬，十數個軍漢跟着，望十里牌來。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，說「哥哥來了。」顧大嫂分付道：「只依我如此行。」孫新出來，接見哥哥，且請嫂嫂下了車兒，同到房裏，看視弟媳婦病症。

孫提轄下了馬，入門來，端的好條大漢，淡黃面皮，落腮鬚鬚，八尺以上身材，姓孫，名立，綽號「病尉遲」，射得硬弓，騎得劣馬，使一管長鎗，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，海邊人見了，望風而降。有詩爲證：

鬚鬚黑霧飄，
性格流星急。

鞭鎗最熟慣，
弓箭常溫習。

闊臉似粧金，
雙睛如點漆。

軍中顯姓名，
「病尉遲」孫立。

當下「病尉遲」孫立下馬來，進得門便問道：「兄弟，嬌子害甚麼病？」孫新答道：「他害得症候

病得蹣跚，請哥哥到裏面說話。」孫立便入來。孫新分付火家，着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，便教火家牽過馬，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。良久，孫新道：「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。」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，見沒有病人，孫立問道：「嬌子病在那裏房內？」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，鄒淵、鄒潤跟在背後。孫立道：「嬌子，你正是害甚麼病？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拜了。我害些救兄弟的病。」孫立道：「卻又作怪，救甚麼兄弟？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，你不要推聾粧啞。你在城中，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，偏不是你的兄弟。」孫立道：「我並不知因由。是那兩個兄弟？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在上，今日事急，只得直言拜稟：這解珍、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，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。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，要去城中劫牢，救出他兩個兄弟，都投梁山泊入夥去，恐怕明日事發，先負累伯伯，因此我只推患病，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。若是伯伯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。如今朝廷有甚分曉，走了的倒沒事，見在的便喫官司。常言道：『近火先焦，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，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。伯伯尊意如何？』」孫立道：「我卻是登州的軍官，怎地敢做這等事！」顧大嫂道：「既是伯伯不肯，我們今日先和伯伯併個你死我活。」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，鄒淵、鄒潤各拔出短刀在手。孫立

叫道：「孀子且住，休要急速。行我從長計較，慢慢地商量。」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。顧大嫂又道：「既是伯伯不肯去時，即便先送姆姆前行，我們自去下手。」孫立道：「雖要如此行時，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，看個虛實，方可行事。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，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。一就去劫牢，一就去取行李不遲。」孫立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怎地推却得，開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，罷，都做一處商議了行。」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裏收拾起財物人馬，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，來店裏取齊，鄒淵去了。又使孫新入城裏來，問樂和討信，就約會了，暗通消息，解珍、解寶得知，次日，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，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。孫新家裏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，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，共有四十餘人。孫新宰了兩口豬，一腔羊，衆人盡喫了一飽。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，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。孫新跟着孫立，鄒淵領了鄒潤，各帶了火家，分作兩路入去。正是：

捉虎翻成縱虎災，

虎官虎吏枉安排。

全憑鐵叫通關節，

始得牢城鐵甕開。

且說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，只要陷害解珍，解寶的性命。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，正

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，只聽得拽鈴子響，樂和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顧大嫂應道：「送飯的婦人。」樂和已自瞧科了，便來開門，放顧大嫂入來，再關了門。將過廊下去，包節級正在亭心裏，看見便喝道：「這婦人是甚麼人？敢進牢裏來送飯？自古獄不通風。」樂和道：「這是解珍，解寶的姐姐，自來送飯。」包節級喝道：「休要教他入去，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。」樂和討了飯，卻來開了牢門，把與他兩個。解珍，解寶問道：「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？」樂和道：「你姐姐入來了，只等前後相應。」樂和便把匣牀與他兩個開了。只聽的小牢子入來報道：「孫提轄敲門，要走入來。」包節級道：「他自是營官，來我牢裏有何事？休要開門！」顧大嫂一驚，蹙下亭心邊去。外面又叫道：「孫提轄焦躁了打門。」包節級忿怒，便下亭心來，顧大嫂大叫一聲：「我的兄弟在那裏？」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。包節級見不是頭，望亭心外便走。解珍，解寶提起枷，從牢眼裏鑽將出來，正迎着包節級。包節級措手不及，被解寶一枷梢打重，把腦蓋擗得粉碎，當時顧大嫂手起，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，一齊發喊，從牢裏打將出來。孫立，孫新把兩個當住了，見四個從牢裏出來，一發望州衙前便走。鄒潤，鄒潤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。街市上人大喊起，先奔出城去。孫提轄騎着馬，彎着弓，搭着箭，壓在後面。街上人家都關上門，不敢出來。州裏做公

的人認得是孫提轄，誰敢向前攔當。衆人簇擁着孫立，奔出城門去，一直望十里牌來，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。顧大嫂上了馬，鞏着便行。解珍、解寶對衆人道：「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，如何不報了去？」孫立道：「說得是。」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，我們隨後趕來。孫新、樂和簇擁着車兒先行去了。

孫立引着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，并火家伴當，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，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，卻不隄備。一夥好漢納聲喊殺，將入去，就把毛太公、毛仲義，并一門老小，盡皆殺了，不留一個。去臥房裏搜檢得十數包金銀財寶，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，把四匹捎帶馱載。解珍、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，將莊院一把火，齊放起燒了。各人上馬，帶了一行人，趕不到三十里路，早趕上車仗人馬，一處上路行程。於路莊戶人家，又奪得三五匹好馬，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。有西江月爲證：

忠義立身之本，姦邪壞國之端。狼心狗倖濫居官，致使英雄扼腕。奪虎機謀可惡，劫牢計策堪觀。登州城廓痛悲酸，頃刻橫屍遍滿。

不一二日，來到石勇酒店裏，那鄒淵與他相見了，問起楊林、鄧飛二人。石勇答言，說起宋公明去打

祝家莊，二人都跟去，兩次失利，聽得報來說，楊林、鄧飛俱被陷在那裏，不知如何。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，又有教師「鐵棒」樂廷玉相助，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。孫立聽罷，大笑道：「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，正沒半分功勞，獻此一條計策，打破祝家莊，爲進身之報如何？」石勇大喜道：「願聞良策。」孫立道：「樂廷玉那廝，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。我學的鎗刀，他也知道；他學的武藝，我也盡知。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，經過來此相望，他必然出來迎接。我們進身入去，裏應外合，必成大事。此計如何？」正與石勇說計未了，只見小校報道：「吳學究下山來，前往祝家莊救應去。」石勇聽得，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，請來這裏相見。說猶未了，已有軍馬來到店前，乃是呂方、郭盛，并阮氏三雄，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人馬到來。石勇接入店內，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，備說投托入夥，獻計一節。吳用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，且休上山，便煩請往祝家莊行此一事，成全這段功勞如何？」孫立等衆人皆喜，一齊都依允了。吳用道：「小生今去也。如此見陣，我人馬前行，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。」

吳學究商議已了，先來宋江寨中，見宋公明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吳用置酒與宋江解悶，備說起石勇、楊林、鄧飛三個的一起相識，是登州兵馬提轄「病尉遲」孫立，和這祝家莊教師樂廷玉是一個師

父教的。今來共有八人，投托大寨入夥，特獻這條計策，以爲進身之報。今已計較定了，裏應外合，如此行事，隨後便來參見兄長。宋江聽說罷，大喜，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，忙叫寨內置酒，安排筵席等來相待。卻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，跟着車仗人馬，投一處歇下，只帶了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、孫新、顧大嫂，樂和，共是八人，來參宋江，都講禮已畢，宋江置酒設席管待，不在話下。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，教第三日如此行，第五日如此行。分付已了，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，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投祝家莊進身行事。再說吳學究道：「啓動戴院長到山寨裏走一遭，快與我取將這四個頭領來，我自有用他處。」不是教戴宗連夜來取這四個人來，有分教，水泊重添新羽翼，山莊無復舊衣冠。畢竟吳學究取那四個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